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程氏遺稿四種

程嵩齡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程氏遺稿四種目次

叙

星采吟草

程應輅

浣花軒餘課

程應佐

餘生閣詩鈔原刻在王豫群雅集

程張蘭

烟波漁唱詞原刻在皖江

程紹裘

附一圖片

〈一〉新安篁墩程氏祠廟圖

〈二〉新安篁墩程氏統宗祠世忠廟及後山圖

〈三〉程公峻僧暨丁太夫人遺像

〈四〉程公峻僧遺墨

二、秦州程氏世系表

三、程公峻僧遺作

〈一〉家訓

〈二〉雜著

四、程公峻僧暨丁太夫人行狀

五、祭父文

六、重印後記

程氏遺稿四種叙

印成四程詩文集，千兒今春攜回，計裝四箱，精神金錢，可算拚得做事。是時父子祖孫兄弟，聚處一堂，閑譚中文兒，并樂多購紙，促千承印，因檢高曾遺稿四種，悉平日敬謹繕好，未獲如願付梓者，交千隨身帶去，他日印成，滿載歸來，自是娛親一種辦法。時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程嵩齡謹識。

--	--	--	--	--	--	--	--	--

星采吟草代序程公星泉家傳

公姓程氏諱應軫字星采號星泉先世居徽之休邑由溪自五世祖華峰公流寓泰州祖京兆公始入籍遂為泰州人公生而穎悟六歲時京兆公官京師即能作書以寄京兆公喜以詞書筮賜之其末云漫說鴉塗解寫平安兩字書至今猶藏之笥中年十五京兆公告養在籍凡寄人詩文以目昏不能自書多口授公代書故公之詩古文皆得其家學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八始食餼學使謝金圃先生欲升公以拔萃科忽中變公應南闈三薦不售都中人勸改北闈又屢薦不售癸卯以習春秋額滿見遺同遺者

為汪薰亭閣學，後遂訂交，最稱莫逆。戊申主試，乃德定圃先生得公卷，亟賞之，擬入魁選。同佳卷數本，置枕席間，填榜時忘取出，榜發始憶及，因命拆彌封，及見公名，謂同事曰：「此吾師之孫也。」吾師固正人，以無心得之，復以無心失之，吾無愧吾師矣。公自知科名無分，遂坐監，適逢臨雍盛典，獻詩冊，得賜有銀絹，期滿候選學博，需次三十六年，未得缺，士林悲之。公性孝友，逮事曾祖母何太夫人，先意承志，得其歡心。何太夫人年九十八，辛卯夏四月，無疾而終。京兆公年已七十八，感暑居廬，盡哀盡禮，遂致疾，漫漶不出，公日夕侍湯藥，病少間。祖母何太夫人素多疾，居喪幾不勝，是年秋

繼逝，京兆公以哭母故，加以悼亡，遂成痼疾。將旋，公則奉溺器以
待。先是，父綠野公頻年上公車，嘗以公既無虧子職，又能代父盡
色養，遂得留京師。及聞祖母訃，馳歸後復往，仍落第歸。未幾，遭母
喪，公見綠野公以父年高，背而泣血，哀毀過於常人，心竊憂之。甲
午春，汪太孺人復病，公侍母疾，積十九晝夜無少懈。汪太孺人卒，
公居母喪，一法綠野公，而更有難者。祖固老疾，父有隱憂，重嚴之
下，奔走不遑。卒賴公以少安。乙未正月，綠野公復上公車，公以侍
京兆公故，不能隨往，卒於清江舅氏家。比訃至，急乘小舟迎，泣血
推胸，舟幾溺者再，見大舟即躍上，復墜，幸舟子抱以過船，殆忘其

為水次也。遂迎喪厝僧舍中。雖隔城闔，每早晚必歸視京兆公。復回寺行朝夕奠，既葬乃返京兆。公以病軀得公侍養，猶得延年餘。丁酉秋始捐館，遂以公承重，蓋公之孝，平日盡於三世，而此數年中，尤為人所難能云。叔泳思公於綠野公最友愛，獨理家政，京兆公居官清，門生故舊知其貧，時相餽遺，叔為人慷慨，虧累甚重，漸不支，嘗語公曰：吾為人負，又何忍負人，汝若何全吾名，乃佐泳思公百計變產以償，鄉里至今猶稱泳思公為正人。公固移所以養志者事叔矣。公兄弟三人，仲應鍾，候選縣丞，少公六歲，幼時同被卧，晨興皆率同就塾，既長，仲營薄宦，恆十數年不見，一見必絮語。

終日夜問若何居官若何持家一如少時兄弟間可想見友恭焉及罷官歸清白乃其家風公以仲曾攝毫邑州同篆遺愛在人遂為代謀管此地鹺務仲已十年不歸公無日不思今夏適以他事返聚首僅百日耳季應佐年九歲即依伯兄以長嘗為延師得同學李南阿先生今之古君子也公幸得師將北上乃語師曰凡授徒者必以一人心力用之一人無不速成何不拚力於吾弟吾子姑置之師曰是吾心也其季文名日噪丁卯領解而去公喜極曰吾今始可告無過於先人矣先公十三年卒公得訃由淮一晝夜歸乃為營身後事每每歎息三弟若不歿子姪暨孫輩必有成名

者，不言神傷，十餘年如一日也。其待兩從弟，聞一得意事必喜，聞一失意事必憂，兄弟老而彌真，蓋僅見焉。至教子若孫，嚴而有恩，寬而有制，下逮婦孺，莫不知感。雖臧獲無匿情，一門之中，雍雍如也。公篤於親誼，視貧富若一，待少長以禮，人皆樂近。遇事爭先，謂既為至戚，必骨肉視之，其在淮也，自言：吾不喜得館，喜館此，諸舅氏皆老，得時相見，遂為長孫，聘第五舅氏曾孫女，且曰：中表親在遠地者，數世後即不相識，吾故續此親，其惓惓於外家如此。公交友一以誠信，在京十餘年，極朋友之樂。壬子冬，出京，復之湖廣，見畢秋帆尚書，畢欲留修書，以卜居未定，不果留。館淮南北者卅餘

年所至必深相契，嘗言自少至老，待友有五事，庶幾近古道，而終不告人以顛末。家固貧，性極揮拓，銀錢到手即散去，若不屑屑謀生者。為友謀又多作長久計，晚年歸里，有老友數人，最契者為中書高君省存，時高君目已瞽，日或再往，不往則使人交錯於道。他若高君庸弇、仲君正淳、徐君竹薌、李君渭江，皆數相過從，性甚脫畧，而終朝晤對，無一失言，深得久敬，全交遺意焉。公喜飲不多，能詩文，不存稿，少作，有見於友人集中者，反謂何必以吾詩災黎棗，兼能書畫，不常作，病篤時，猶欲畫扇書聯，分贈老友，子若孫固請止，乃已。易簀前數日，作松石小幀，介高君省存六十，且日作小字。

以遺人見者多以字之精力無異少年人病將終起不知公五指之瘦已與筆管等矣公明醫理診脉尤準淮揚名醫多樂與之談遇疑難症得公言間有生者居常謹疾今春足微腫諱不言及秋仲腫至跗自謂不治子孫固請延醫服藥精神飲食如常時每語人曰吾庚午夏忽現遲脉即應得此症年餘脉始復舊今又十七年矣何治為十月六日為次孫成室新婦以贅見喜甚作書以謝翁自言事畢矣遂日盼長孫歸十三歸而相見即命酒一家團聚每食猶飲半觥十七始卧不起日晡忽曰此刻可算十八日子時果以是時卒年七十八親友來候殮者無老少皆哭高君有存於

殮之次日，肩輿至靈前，哭失聲，乃哭歸，歸而猶哭，固高君之情，不問生死，亦公有以感之也。子紹芸，予庚午分校所得士，丙戌挑知縣，不就，請改教職，奉公命也。長孫祥芝，乙酉優貢生，予諗其品學，有乃祖風，延以課幼子，次孫祥葵，邑庠生，公之遊庠也，以丙戌，祥葵亦丙戌入學，剛六十年，乃率次孫重謁泮宮，亦盛事也。今祥芝持行狀，白予作傳，且曰：先祖母見背，吾父即欲請姚姬傳先生作傳，以吾祖在，必自為行述，恐大傷厥心，故中止，今祖又在殯，敢泣書事實以請，予猶憶甲戌歲一見公於淮陰程氏家，覘其言論，采遠謂曰：古有隱於市者，君殆其人與！今讀行述，益信吾言之不

虛矣。遂為之贊曰：黃山之松，冰雪其容，公之壽考，靈秀所鍾，冬心在抱，和氣盈胸，行為實行，枝葉重重，方諸古人，信可希蹤，賜進士出身，勅授文林郎，恭遇覃恩，例授奉直大夫，知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事，加三級，前翰林院庶吉士，通家年愚弟，文水王錫蒲頓首拜撰。

星采吟草自乾隆三十九年
至四十七年止

海陵程應軺星泉著

玄孫程嵩齡敬輯

泰山墩觀落日歌

東風吹城海氣孤，春城一望春模糊，
半山啣翠入滄暝，日落未落
山有無，西郊一逕縹而曲，戰壘蕭蕭響寒玉，
屐痕踏處苔沒階，二
月春歸不受絲，吾聞江海壯南東，
珊瑚十丈飛瞳矓，長繩倒繫爭
一綫，紅紫萬狀開心胸，
殘照照水水激盪，回環縹繞屹相向，
城中
春樹一千株，頃刻風濤不敢壯，
回眸一瞬烟帆開，波光隱隱天際
來，浪花拍城作人立，似聞萬馬爭喧逐，
人生莫待奄茲逼，壯士功

名等駒隙，及此同遊，乘好春。至今人說岳家軍，傷心一樣南枝樹，
獨對蒼茫愁日暮。

送宮十二先生之西江張總戎幕

一棹西風下豫章，相從先執拜河梁。田無負郭知生計，賦有登樓
繫客腸。八口甕殮遲海國，半江烟雨渡潯陽。到來鈴閣驚秋晚，更
紫楓丹似故鄉。

自是將軍非好武，由來從事早知名。蓮花詩就青油幕，畫角筵開
細柳營。月滿郵亭初攬轡，風生絳帳聽論兵。鳳毛況得超宗好，寄
取蜚聲達石城。

謂研

題畫

煙樹繞柴門，時枕青溪水。月上半山亭，倒影碧波裡。

秋水一灣初潤，結茅約略三間。時有幽人閒過，卧看隔岸青山。

雲樹溪亭入望遙，層層綠嶂倚雲霄。山靈也解幽居意，風送漁歌出小橋。

擬唐人塞下曲

聞道榆關外，秋初霜已霏。手僵寒脫轡，淚凍不沾衣。樹影連天白，雲師帶雁飛。嫫媧親按部，一騎出重圍。

大漠風初勁，孤城咽暮砧。花飛晴亦雨，崖穿晝常陰。沙護貂裘重，

山埋虎跡深，腰間看贈劍。一顧值千金。

風急一鷹飢，將軍掃月氏。馬蹄穿落葉，日色冷牙旗。澗響雕弓應，師行畫角移。昨宵傳校獵，忙煞射雕兒。

宮八研芸以伐木歌見示，中寓今昔之感，余作此以廣其意。

返照入林端，小橋淨煙水。古樹含杈牙，與水為隣里。溪光淡繞門，詩思烏聲裏。中有素心朋，坐擁烏皮几。窗開綠四圍，逍遙看爰止。花落鳴自幽，月上波仍紫。攜卷過西橋，清入詩人耳。以此知樹功，小擅邱壑美。早起望深林，丁丁胡為爾。當門未剪除，摧殘到芳枳。假爾居空山，何處尋踪址。可憐失巢禽，啣食尚哺子。

補裘

剩有生時線，開箱感慨深。補苴原不易，風雪忽相侵。一夜燈前淚，三更月下碁。夢我詩再讀，寸草暗驚心。

張秋岷坐擁百城圖

稽古之樂寧得此，絲篠叢中供圖史。博物君家說茂先，風流又見張公子。張公家世本瀟湘，翩翩文采參翱翔。購書萬卷竹萬個，手揮麈尾踞匡床。吾聞便腹五經笥，點竄堯典舜典字。其書滿家富且繁，曠懷消盡風塵志。晴窗點檢愛斜曛，蟹眼聲中坐論文。我欲臨風憑寄語，何可一日無此君。

並蒂蘭和宮八

一臺二妙溯當時，曾讀花翁七字詩。竊取片言聊詠物，同心臭味

不差池。

一臺二妙說吳陵為花田先生贈怒堂太史之句。

寄懷仲先生松嵐時主北固講院

兩京播翰墨，一席領風流。我敢安樽散，君先動別愁。地分南北岸，人數往來舟。逸興雲霄上，文星壓潤州。

問字親風雅，人過丁卯橋。江山雙眼豁，詩酒一身饒。宦久貧如昨，心清道益超。晚潮喧落日，秋色醉金焦。

最美新桃李，春風拜馬融。文章愁耳食，身世懼頭童。鳥語書聲裡，

風鳴夾岸中，南徐翹首望，何日挂征蓬。

法黃石先生畫懸泉叢樹大幅山水歌

墨花繡結瀛洲水，黃石畫得文章灑。南宗北宗斂法奇，以跡求之形似耳。此卷下筆清而蒼，丹崖巖削飛秋霜。石氣琬琰與水拒，樹杪一落千丈長。主山突作巖頭勢，芙蓉影裡泉聲墜。欹礫黑雨鳴琤琤，扶疎冷月含蒼翠。自記山中苦旱時，无筆淡掃幽林姿。似怪雨師太驕惰，筆補造化人不知。旂原法輝藏卷餘二尺，寶茲手澤如拱壁。此番遠贈來膠西，大都用筆多於墨。賞識無勞逐段看，梧桐夜雨秋蕭瑟。

水榭

小築三間傍水涯，素心惟許白鷗知。
飛雲挾雨晚潮急，疑是西山欲暮時。

影翻殘照城邊樹，簾捲西風晚翠濃。
窗裡書聲窗外櫓，催開四面看芙蓉。

同張鐵橋游光孝寺口占

古刹橫秋水，老樹餘枯枝。
長空數飛雁，妙香欲動時。

靖海樓秋望

潯江題榜舊名樓，海氣東歸檻外浮。
遠樹隔江排郭裡，飛鴉挾雨

過城頭，風迴瓠子狂瀾息，人坐桐陰夜月秋，一片閒心憑眺處，蒼烟落日看沙鷗。

黃山雲海夢偏遙，六六峯高拂絳霄，空有松楸懷故里，依然桑梓滯歸橈，芙蓉秋水新斑管，楊柳西風舊板橋，擬約素心二三子，輕

帆同聽浙江潮。

時有侍祖父徙新安之意

西郊古寺

蟬曳西風過佛樓，蒼苔四壁晚烟浮，香厨鳥散餘黃葉，行脚僧歸坐白頭，屋角有痕燈影瘦，夕陽無語寺門秋，鐘聲催出疎疎柳，廢塔新添月半鉤。

哭吉姊亡女

七載相依繡閣邊，幾曾舌在冀余憐。聰明見說能妨算，哭汝聰明是幼年。

分甘割味忘年老，嬉笑燈前覓棗梨。最是重聞淒寂處，鰥魚獨聽

五更雞。大父最憐愛女，臨終之頃，猶執手嗚咽勸之。再四方始釋手，淒涼情況，令予倍愴於懷矣。

功名卅載老京師，猶記臨歧別汝時。執手一言成永訣，當初尚說

是生離。先君北上，女猶送至門外。今先君下世已八閱月矣，痛哉。

海陵東去多邱壠，兩世牛眠路匪遙。學得嬌癡娛地下，荒村風雪

伴淒寥。祖父命瘞女於祖塋之側。

不得友人消息

吳江楓冷路漫漫，韋布論交到處難。
肯以壯心羈馬足，好將文藻重難壇。
謀生竟比原思病，對客休提范叔寒。
翹企北堂頻慰問，嚴冬風雪且加餐。

黃山珍珠菜歌

麻姑擲米墮地皆成珠，黃澗之產得此間。
氣生佳蔬實穎實粒貫纍纍，錫以嘉名其庶乎。
細莖碧葉和煙卧，大珠小珠包根株。
生長久得石精氣，垂條結幹來天都。
日暄雨潤先及此山下，然後攀崖緣磴從誅鋤。
故人遺我故鄉味，令我大嚼甘如藟。
其名似艷味則

和
淡何必金齏玉膾紛襍充庖廚。老饕聞此一長喟。君之此語毋乃
愚。幽人自具山林癖。暴殄天物非吾徒。更有一語引而申。安得此
珠化為真。飢時煮服飽易粟。大庇吾鄉衰族無枵腹。吁嗟乎。吾鄉
衰族無枵腹。吾將種菜山之麓。

淮陰侯賞軍瓶歌

芒碭真人乘雲起。誰其佐命淮陽是。臣善將兵致兵服。一瓶能令
一軍喜。方其運籌帷幄間。旌旂四面開雄壘。老兵擁鼻傳刁斗。材
官長跪進簋盞。侯獨投箸而三嘆。食飲庶幾耐我士。函關月落聲
蕭蕭。牧馬悲鳴爭逆耳。雪花如手手皴裂。赤日不暖長城紫。點檢

瘡痕泣數行，逐北歸來血頻洗。此時環坐關山道，說到家鄉神千里。飢渴情懷慘不舒，何心再醉瓊瑜底。宣呼忽聽出轅門，挈瓶口授將軍旨。部勒齊聲震巖谷，有似萬馬吸江水。八千子弟何人哉，飛鳥挽粟烽烟裏。此瓶遺自幾春秋，斑駁陸離深入髓。夜半疑作戰場聲，可憐留伴烏皮几。我觀是瓶心乍驚，淮陰之賞為恤兵。當時豈盡生還者，風雨沙場對月明。噫吁嘻，風雨沙場對月明。高齋燈火倒金觥，君不見田家只有瓦盆盞。年年攜酒醉春耕。

探梅和韓大字冶

釀雪天時認後痕，綠蘿一逕入江村。添來詩興忘跬步，數到春歸

冷夢魂，清節有知，惟獨賞。暗香無語，任黃昏、小橋西去。表安宅煙
鎖寒流，月在門。

寒月

玉宇高寒，拂素光、美人遙夜。夢偏長，枯松冷挂。縣崖石，鐵馬聲嘶。
紫塞霜，萬壑清陰，開曉鏡，一簾疎影。瘦橫塘，箬巢已掃。瞻天近。

不怕冰輪照戰場。

時兩金川奏凱

寒雲

昨夜西風拓漢關，碧天高擁冷青鬟。霜華點染籠晴日，雪霽平分
補斷山。影逐龍沙千里白，夢回巫峽萬峰閒。嵯峨倘作思鄉意，為

渡征鴻帶月還。

寒山

山空冷瘦嶙白骨，一逕蒼茫凍碧苔。
殘照疎鐘僧寺遠，平岡枯樹雁聲來。
泉穿危磴隨烟落，門對寒流鑿凍開。
最是停車捫石坐，滿林黃葉掃層臺。

寒水

楓葉澄潭晚翠濃，半江烟雨冷吳淞。
潮喧揚子橋西月，聲渡寒山夜半鐘。
鴉影一行迷古堞，淅流百折響雲峰。
春來吹暖桃花浪，餘潤從教欲化龍。

提鎮觀兵詩以紀之

雪壓陣雲低，霜華濕馬蹄。軍容迴海氣，廟算惜黔黎。虎帳森旗角，

文星肅鼓聲。

是日雨雪，移晷至貢院校射，棄繻良有願，引領玉關西。

嘲凍蠅

乙未十二月十五日

蒼蒼何所恃，也近太陽飛。縱被貪饕悞，如他霜雪威。趨炎隨驥尾，鼓翅戀人衣。拔劍寧須躁，嚴風已透幃。

送灶

年例祀厨門，雲駢達帝閭。家人憑禍福，天意重饜飧。果餌立時辨，痴聾到處尊。兒童傳好語，爆竹遍江村。

書汪文端公桃花源記小楷冊子後

北窗豁起迎風敞，置身欲向羲皇上。陶泓浴罷量赫蹠，拂素飛毫發遐想。憶昔典午當社屋，寄奴一騎來江曲。殘山剩水景淒涼，細柳新蒲依舊綠。天心不厭詩人窮，淵深朴茂生陶公。難言之言以淡遇，韋柳王儲拜下風。原本應璩鍾嶸語，此論未允吾不許。六朝第一流人物，別有深情寄毫楮。愛菊嗜酒直遊戲，矢志避秦其本旨。幻境闢出桃花源，村落宛然匪形似。夾岸繽紛芳草多，武陵人往將如何。雞犬相隨拔宅去，渡口茫茫空碧波。祇今閒撫謹翁字，曠懷欲向毫端寄。和風暖日方深春，瀟灑淅水波滄淪。畢竟桃源

許誰到，此中語為外人道。

落梅和鐵橋即東面林上人

禪板香燈月上邊，一空色相別南枝。
羅浮說遠人非遠，都在鄰翁夢覺時。

送園問山表叔之邗江

杏花聲裡又揚舫，莫任離衷酒易醒。
北郭明朝回望處，斜風細雨短長亭。

壯志頻年與願違，登樓王粲是耶非。
虹橋橋畔梅開遍，怕說花開緩緩歸。

贈單石樵

吾宗篆刻多傳人，垢區老翁稱絕倫。意匠慘淡傳其真，但見腕底
霏玉屑，肯信心。兵勁如鐵，導刀絀墨，皆臆說。誰與嗜古曰石樵，閒
以鐵筆窮開雕。烟霄落紙風蕭騷，驅筆如刀。刀法出，十指生氣皆
拂拂，風流可與垢翁匹。

三禽言詩

淮安好過，居民搬家城頭坐。土處而病木處顛，飄飄風雨心卷卷。
下視督工長官鬚髮蒼然，手執憲牒坐垂楊邊。聲言伐樹填河沿，
噫嗟君家有屋住堤前。

鋼刀割麥，五日大雨，農顏發赤，發赤亦何庸，君胡不見東鄰翁。雨
大淹殺新蝗蟲，扶杖開柴門，放鴨荒田中。

刮鍋刮鍋，鍋雖刮，柴如何，不雨柴價昂，雨久柴枝濕，前村有米賒
不得，歸來對婦灶下泣。

帆影樓歌

樓為家佩茶大兄曾祖東塾先生建，今已易他
姓矣。辛卯四月，偶經樓下，作此歌以貽佩茶。

樓上看帆如飛鳥，影落樓中窗月曉，半篙綠水繞樓前，離心直抵

淮陰道。

佩茶僑居
公路浦。

憶昨君家好客稱髯翁。

東塾先生

花開不放酒杯空。

登斯樓也迎爽氣，鴉背遙翻夕照紅，回看萬檣在樓底，空濛一片
漁歌起，疎簾補處淡溪烟，照見髯也吟髭紫，轉盼郢弓事可傷，路

人從此視蕭郎，殷勤說與梁間燕。王謝烏衣半夕陽，噫吁嘻，到處有帆到處樓，過眼烟雲一瞬收。去來無着心神爽，且盡樽前三百甌。君不見布帆來往急於駛，世上蜃樓變幻都如此。

祖父命作燈下牡丹詩，即席恭賦，兼呈羅芭塘夫子暨韓治也宮達、李潤南諸子。

燈可鬥不夜之明月，酒可留不謝之仙葩。燈月交輝疑火樹，闌干爛若蒸雲霞。簾捲琉璃花態足，不數銅荷鐵鈇爭豪華。宵來折柬招良友，蓮華生輝杯在手。第一春開穀雨時，九枝點點蛟螭走。須臾散作星滿天，燈影紅時花影圓。一燈錯落百花醒，檀心倒暈舞

筵前，譬若美人顏色不自見，以鏡照之，增清妍，銀蟾朗朗望中開，時伴天香入座來，主人此際光如豆，為索千篇刻燭才。

壬辰七夕前二日聞達芬宿耕餘堂暢談竟夜詩以詢之

喜從吟社結芳鄰，良夜輸君得句新，鑿壁未將餘映借，隔牆愁煞不眠人。

翌日宮八以新詩見示依韻報之

芸閣忽秋色，幽人欵竹局，琴書雙眼豁，詩酒一燈青，影瀉月當戶，茶香聲在瓶，碧梧翻夜雨，談思逐高冥。

翹首豫章路

節漢先生

鄉書少雁鳴，蓮開新幕府，秋冷舊燕城，楓落滄

江暮詩成永夜清，趙宗頻過從，為我滌煩醒。

鶴菴先生八十壽詩

龍馬見精神，筵開八袞春，升沈餘壯志，風雅樂閒身，道脉姚江合，交情蘭譜真，今朝逢覽揆，祝嘏愧巴人。

數椽仍老屋，人指畫山樓，曲徑苔痕滿，疎簾草色幽，不須愁襖織，自可訪羊裘，解逅濠梁上，都憑逸興收。

羣說馬卿才，蓮花幕府開，為搜元圃玉，同訪鄧林材，梁苑荒臺路，黃花濁酒杯，餘金羞賣賦，風雪暮歸來。

莫道官徧冷，餘閒虛室多，一毡臨芒屨，八口渡黃河，奇字從人問，

新詩載月歌，椿齡將大耋，解組樂天和。

又作依人計，崎嶇路十盤，暫能羈驥足，到處重雞壇，鞭影摩空瘦，

嵐光滴翠寒，太行顛上望，一雁落雲端。

不謂瓜期近，歸與又廿年，經綸空滿腹，華髮已盈顛，那用希楊震，

何當老鄭虔，諸公看衮衮，才盡落誰邊。

老至無佳趣，深慚大父行，却憐光黯淡，空羨日舒長，字之雙魚寄，

河曾一葦杭，韓溝尚百里，翹企水雲鄉。

祖父艱於目力，時以不能歸書接談為憾。

香山餘韻在，九老醉金卮，同聚耆英會，因瞻海鶴姿，載賡春柳句，

公有春柳詞，為時傳誦。

重仿柏梁詩，

祖父有九老歌一篇，公亦有和作。

廿載為公祝，欣逢綽

楔時。

金川蕩平恭頌聖德詩

祇定功成拜紫微，降旗飛渡勒烏圍。
便宜重見趙充國，節制遙傳劉武威。
劔閣雲橫千仞合，金牛日擁六師歸。
聖朝豈是誇神算，應悔當時倔強非。

既殊沛邑歌風日，遠邁南陽置酒年。
已信助靈原耀德，從教祇告薦清筵。
驂騑得路閒排甲，楊柳飛花緩著鞭。
野老至今誇舊澤，仁皇親賜御書錢。

祝釐敬祝如天壽，祀典攸隆首岱宗。
四海同風瞻聖母，一人有慶

拜金容，九盤夜渡汶陽水，萬象朝迴日觀峰，從此八方咸拱向，不
須重問漢皇封。

奮武奎文此一時，聖人重見聖人姿，貔貅齊效三多祝，鴛鴦同瞻
萬世師，胸底周情兼孔思，壁間吹竹與彈絲，朝來滿室榮光起，芸
閣新添睿制詩。

颯爽英姿繪紫光，衣冠應惹御爐香，一鞭人近長安日，萬馬聲嘶
棧道霜，生面開時侔氣象，恩波渥處任迴翔，虎頭聞有封侯相，翻
羨傳神紀廟廊。

麥浪聲中識翠華，薰風爭送五雲車，詔頒樟雨蠻烟淨，恩遠青疇

絲壤賒，戰士無譁，擐甲冑，天顏有喜，問桑麻，不才深愧巴人句，為報長楊入漢家。

聽月波上人談石船山之勝

巨靈滿載補天石，墮地幻作青蓮花，凌風而飛送磊砢，層層雲海交盤拿，上有百折不迴之鐵鎖，下有千丈見底之丹砂，船裡仙人化為石，見人招手撐雲霞，蓬窗四面滴空翠，實地盡變為烟波，玉女鳴橈月初上，山樵擊鼓指三過，打鼓發船宿何處，乘風破浪如浮槎，俯視神州九點耳，日斜帆轉空咨嗟，噫吁嘻，月公一葉便為家，大力負此排杈枒，脚踏船即踏石，到此是岸君無譁，城市萬

塵塵若海，蓮花頂上聞款乃。師乎寶筏渡多人，買山我欲連船買。
秋成可望風雨連綿，悵然有作

稔穰黃雲秀，寧堪雨勢成。窗開遲月影，葉落聚風聲。樹暗千村白，
秋難徹夜晴。嗷嗷沙上雁，辛苦望天明。

秋烟

數峰落日失青蒼，怪底林梢一抹長。帆影沒隨飛鳥淡，嵐光爭與
暮雲忙。空江雨鎖新秋色，小市人炊晚稻香。古殿灰聲晴篆袅，又
籠寒月上迴廊。

港口採菱歌

玉波吹月菱滿河，港口村人駕小槎，蒲葦聲中作活計，白蘋輕颺採菱歌。五月著花拍空起，一面居民三面水，水底清清四角生，浪花雪白菱花紫，紅嬌翠婉波盪淪，半船可以盈百斤，稚子揮漿勢易急，驚起死央并宿身，渡旁小艇暗相逐，喚聲指點在茅屋，朝炊待汝賣菱錢，可知昨夜空港宿，轉眼催租莫漫狂，隔岸人家入市忙。

韓大字治病痞詩以詢之

一寒方至此，又奈病侵何，我悵詩情減，君添藥債多，家無三尺僕，門掩半庭莎，為念憲堂上，秋風鬢欲皤。

題友人行樂圖

如此秋光積翠間，斜陽無語冷烟鬟。
一聲飛雁催芒屨，露出楓林數疊山。

九日侍大父至古寺登高恭成二律

雁拖晴色渡層樓，佳節追隨選勝遊。
遠浦鐘浮烟郭曉，片帆影拂寺門秋。
疎狂未落風前帽，矍鑠何勞杖上鳩。
聞道引年餐菊蕊，餘齡長此進清甌。

禪板香燈送夕暉，三年未叩遠公扉。
來從一邑樓臺上，同看半空烟靄飛。
桑落尊前杯泛綠，秋英花綻雨催肥。
滿城晴日重陽節，似

此風光景物稀。

過舊居見霜中红柿一株作此詩

七德雖全願已遲，虬珠磊落映霜枝。
牆東尚剩疎疎柳，消歇風流
訖阿誰。

秧藕

今年擺亞登場早，起來婦抱同兒掃。
暖德居然托枯槁，黑甜一枕
稻花香，前村後村堆雲黃。
大家編得黃絲裝，吁嗟我本蓬蒿者。
寢憂獨抱誰傾瀉，幾曾夢到華胥也。
君不見吳宮花草錦作茵，朝朝
暮暮樂芳春，就中忘却卧薪人。

即事東韓字治兼懷客八研芸

紙窗竹屋一疎傭，嘹唳江天聽遠鴻。敢以艱難安涸轍，且將樗散

待焦桐。夢回邗水紅橋外，

時研芸尚客揚州

愁在寒宵薄雪中，祇有荊州

魁岑寂，硬黃手搦硯冰融。

丁酉冬日喜晤王大雪圃來海陵

鯉庭同請業，問字記浮香。

亭在州署

紅燭催詩短，清尊引興長。十年成

久別，千里束晨裝。愧我因循甚，羞題陸氏莊。

吳越一江共，清風自往還。有心娛白髮，無力買青山。筆奏

時捧誦大作

三都賦，衣裁五色斑。椿齡開健飯，徙倚六橋間。

時尊人鳳藻夫子客武林

未免慚東道，招提一徑深。鐘聲催曉夢，雪意冷疎林。高閣撐雲影，斜陽響梵音。白頭餘老衲，同話歲寒心。

贈州牧林珠浦先生

嵩按：林州牧，名光煦，乾隆四十年任秦州牧。

丹山碧水地鍾靈，家世清華舊典型。科第累朝雙戟滿，縹緗萬卷一燈青。由來治術兼儒術，到處文星仰福星。民力東南天廩念，仁風從此扇郊坰。

早歲牽絲入建康，仙鄉作吏傍華陽。公餘拄笏看山色，政暇題詩貯錦囊。地控咽喉資保障，澤兼桑梓頌薰黃。隔江父老人能說，琴鶴風清點去裝。

網入珊瑚

五色葩元

勝河陽一

會稽座上

收散櫟當

六一翁官

元夜

筵開清暑

送詞人蓮

淮渡口水粼粼。

林州牧元夜招集浮香亭即席分賦

佳節追陪紀勝游，梅開官閣足勾留。
千門火樹調絲管，幾點春星上畫樓。
刻燭詩成杯在手，放衙人散月當頭。
十年鑿壁增輝映，可有傳燈次第收。

花朝日東王雪浦

春色滿天地，曰歸賦未能。
扁舟艱赴越，一榻且依僧。
逕僻埋殘雪，連日雨花開聚螿塍。
王郎詩興好，吟瘦佛前燈。雪不止

雉水舟中

久有壯遊志，遽難違老親。關河無遠路，天地尚餘春。浪激雙扶藜，
風清半醉人。分陰能愛惜，不敢再因循。

楊柳午風便，長歌不扣舷。百花迎暮色，一鳥破墟烟。立雪心原切，
摩霄志益堅。鐘聲何處起，催發戍樓前。

露香草堂雜詠

清露淡微馨，餘香映虛白。一夜春水生，波平岸邊石。早起坐深林，
言訪高人宅。昨訪水繪園故址疎檣烟靄空，清風似疇昔。鑒此流光駛，及
時樂晨夕。不見澗底魚，吹浪戲芳澤。

時序遞相易，解之先陽和。脉脉土膏動，習習春風過。春風我故人，

點水生微波，好音柔羽族。奇葩綴枝柯，燦燦桃李陰。敷艷當如何，芳蘭寡顏色。惆悵依山阿。

惆悵亦奚為，蹉跎易俯仰。志動氣隨之，歲月暗中長。愁多詩思添，下筆除鹵莽。力士翻日車，所懼非土壤。讀書儒家事，翹首青雲上。潔身以自愛，窮達憑所向。

月夜聞鶴唳

羽衣嘹唳覺心驚，響入晴空夜氣清。風過半廊猶有韻，庭閒百鳥已無聲。原知寥廓音難和，但趁烟霄志亦成。流水小橋蕭寺路，雖再伴曙鐘鳴。

同吳梅原游雨香庵晚集水明樓小酌

吟眸今日豁，同上水明樓。暮色迷青靄，花光亂碧流。高人雲已散，仙客酒還浮。多謝吳均意，燈前倒玉甌。

客尋芳草路，春色落橫塘。老屋搖新柳，疎鐘淡夕陽。談諧原我輩，

慷慨却清狂。

是日同座有冒丈芥原

有話到滄桑。事開簾聽雨香。

同冒帝臣訪水繪園故址

名園竄窳南垣手。

水繪園為張南垣構

一逕蒼涼拂柳隄，祇有高風無繪處，

水聲流出畫橋西。

翩翩文采佳公子，詩酒淋漓逼老蒼。一自小園修禊事，總持從此

說漁洋。

解逅文孫意慨慷，寄懷秋柳門琳瑯。帝臣有和漁洋秋柳詩劇佳。靈和舊侶知

多少，為說烏衣半夕陽。帝臣有白下啼烏失夕陽之句。

送春曲

前村水暖睡兒央，後村花老水泉香。折取一枝桃李色，鏡中留爾
伴明粧。晝長人靜聞啼鳥，數聲泥滑春將了。旅夢頻頻草色鮮，起
來簾影橫窗曉。開尊香對棟花風，一輪碎却玉靈龍。都將剩水殘
山意，分付消紅萋綠中。春光由來增愛惜，冷烟疏雨春原碧，向人
不說奈何天。我來尚在落花前。

客中坐雨

高樹撼風聲，雲低海上城。
雨從窗裡度，涼向客中生。
碧蘚痕初破，殘香落更輕。
一編閑笑傲，倦聽晚鐘鳴。

紫薇花和韓大字治

玉堂天上憶年華，月映層簾望帝家。
三殿晴開霏絳雪，一樓風起綻珠花。
香餘晚節秋光麗，歸去黃昏斗柄斜。
欣遇荊州工彩筆，雲烟落紙燦丹霞。

鳳仙花

桃花流水午晴天，菊婢開時拂曙烟。
嫁得蕭郎成羽客，玉英從此

欲操絃。

木香花

三尺青藤素壁遮，一簾疎雨尚含葩。
風搖玉蕊輕陰落，疑是銀牆
月半斜。

白荷花

妙香洗出塵埃外，冷月無聲水弄姿。
一種苦心何處是，綠雲輕颺
曉風時。

露香艸堂聽鳥有感

殘夢落疎鐘，一鳥鳴清籟。
隱約自呼名，風定聲猶碎。
少馬集宮商。

五音自相配，中有素心人。聽之發長喟，隔岸楊柳多。
白鳥巢其顛，巢與書齋對。豈無不平鳴，終朝息乃喙。
飲啄無不愛，哺恩亦已深。嚮子亦已大，差喜借一枝。
主人厚愛惜，期爾凡鳥外。羽毛豐滿時，橫空舒眼界。
反哺人何在，回看鸞鶴羣。刷羽飛翺翺。

七夕渡江

蘆荻半江秋，江聲撼女牛。白雲亂遙浦，返照失針樓。
千帆擁石頭，天孫何用乞。安穩是漁舟。

贈顧耦夷兄弟兼送其令弟蓮溪之豐縣

掃除雪徑拂烟蘿，剝啄欣聞一棹過。
陸氏才華傳洛邑，龐公事業寄巖阿。
香浮官閣清吟健，草染池塘別夢多。
惆悵季方峭帆去，杏花時節渡黃河。

聞宮芸閣韓治也有揚州之行詩以誌別

春色滿邗溝，春帆擁碧流。
梅花依岸發，山影隔江收。
以我丁多難，輸君作壯游。
綠楊遍城郭，誰為館離愁。

豈不傷岑寂，踟躕送此行。
晨星今有幾，小別若為情。
去去勤芳訊，依依勉令名。
江村明夜月，和夢照蕪城。

以先君所藏龍尾小研授三弟感賦二首

蓄奮經訓傳家久，遺研摩挲意惘然。愁思添時詩思減，墨痕澱處
淚痕鮮。范喬心事餘雙眼，桑翰功名守一田。記得秋燈親課讀，蕭
蕭疎雨對牀眠。

年來盼斷捷泥金，落拓誰憐眼獨青。得以磨礱留渾璞，肯邀拂拭
學瓏玲。半泓春水涵雛鵠，一樹荆花對鶴鷄。不忍臨池頻浴爾，當
時墨濡未飄零。

繡球花

不知誰碾玉，繡出傍雕廊。似有千枝積，纔開一瓣香。玲瓏霏暮雪，
歷亂舞新粧。清夜還相照，梢頭月影涼。

許氏客

江東獠兒猛如虎，一朝事觸獠兒怒。身騎快馬手握刀，吳郡太守不敢逃。殺敵以果信如此，血氣之勇非上理。騰身一騎草中來，飛髑閃閃金甲開。心中惟知報吳守，眼底那有孫文臺。文臺死，客旋戮，吾身雖戮仇已復。橋邊豫子吞聲哭。

盧仝婢

赤脚無齒凍梨面，短髮蕭蕭鬢髮如線。阿翁賣賦錢留賓，一聲喚茶驚四鄰。破屋三間雜竹樹，籬邊一犬語信信。去年送阿姊，今年送阿妹。作嫁送完姊，妹行說到桃夭志。已傷回頭顧阿翁，但見朗吟

五千文字聲摩空。

踐晚齋納涼效吳體

柴門晝掩少塵事，相與拂暑開書樓。
樹聲著雨晚風靜，螢影撲衣花氣幽。
六七星掛半窗曉，兩三人坐一簾秋。
澆書攤飯午夢醒，虛名過眼皆浮漚。

鏡香井歌

井依學宮傍歲久湮沒有明何君湘陳君琦司鐸時重建

桐陰覆處清晝長，一鏡露浮苔色香。
金瓶素練久岑寂，元禽舊井空蒼茫。
當年度地宮牆畔，壁落銀河劈分半。
池中筆穎搖空明，文曲闌干井邊煥。
朝汲水痕鮮，暮汲石痕穿。
何陳好事理陳蹟，重與

洗滌通清泉，君不見一簣為山九仞井。汲古從來賴修綆，清齋活
火手煎茶。翻羨先生官不冷，忍教瓶罈甕漏長。雖殘轆轤無聲泉
水寒。

懷韓治也

舊雨萍飄感索居，忘形爾汝近何如。芰荷香裏惟扃戶，歌吹聲中
自學書。治也書法識鈍既難辭潦草，貪多那遂補荒疎。擬從幾尺
韓江水，為藉荊州一掃除。

前詩作未三日而韓大回矣喜賦一首

靈鷲連宵噪曉昏，邗溝帆影射朝暎。三杯獨酌春開甕，一枕高眠

客到門，選仄艸，香澹履齒，樹疎花氣，上衣痕。祈農早，慰雲霓望，秋稼同吟處處村。時久旱不雨。

祈雨行

火雲灼地地旋乾，商羊不舞農心酸。愚民好事競爭逐，滿城簫鼓迎靈官。前導到處心先竦，虛張聲勢聲洶洶。吾儕醉飽藉神力，那惜土膏蒸足腫。傳來一事近荒唐，手擘漫刺懷多張。不敢公然列神諱，相逢也自通稱謂。大書某坊靈官字，赫蹠傳送集如蜩。僉謂祈雨此最神，跳躑紛拏人不嗔。不見月離畢，空望山出雲。吾聞好生繫天命，昨宵良有司。發號而施令，鞭雷鞭石且遊戲。狎侮豈能

名感應，轉眼得雨。維豐年，報賽得以橫索錢。靈官靈官，信有靈，好聽吹幽擊鼓，燠休聲。

浣花軒坐雨

驟雨當窗急，新涼欲換衾。暫教蘇潤轍，從此作甘霖。燈影搖虛壁，芸香走白蟬。深宵耿不寐，望歲托長吟。

禱感

先人有敝廬，中多積卷軸。每當三伏時，烈日翻書麓。賤子備抄胥，腕脫穎為禿。暗中探秘冊，經熟不呼燭。笑口為余開，此境樂也獨。銀海炫生花，明上日。明之神，不可祝。願以炯炯光，分作老人目。祇今

檢遺編，淚痕紛可掬。

壯歲日苦速，年少日苦遲。小時望過節，如鳥盼高枝。報道新節至，堂上人含飴。牽衣索梨棗，童聞已期頤。轉盼我三十，缺陷頻催移。欲憶聚首樂，回頭羨小兒。痛定思哲言，往者不可追。

我有小弱弟，授以父遺書。捧之潛飲泣，書聲與淚俱。懷抱恐或傷，多方以娛渠。勤學如尋山，先登必坦途。由淺不入深，平坻徒區區。長跪讀父書，勿效乃兄愚。

故人罕枉駕，端居學顛蒙。讀書資古人，貧富無凶終。把卷招明月，清光與之同。入室當賓從，不問瓶罍空。起看太古光，正在空明中。

此時雲與月，澄澈開心胸。

題繆墨莊典釵圖

介壽傳來佳話，醇醪可助豪吟。昨日春衣典未，搔頭先脫鸞簪。
庭下趨宗振羽，花間北海傳觴。我欲登堂拜母，露香秋水書堂。
未能沽酒持祝，藝林霖溉流霞。繪出清風高絕，一簾松影梅花。

卜易行為團鶴筴先生賦

君平卜易來成都，百錢脫手歸吾廬。鶴筴先生亦卜易，盡日垂簾
守空筴，百錢之得得何難。舉世誰知范叔寒，恥向同人占大有，且
從介石堅其守，一羶芒錫時無多。蕭蕭八口渡黃河，當時豈未將

疑法利有攸往無蹉跎，祇今小園之北數間屋，凍梨之面一老僕，
又分為六兆為三，賣賦無金非賣卜。

感懷詩和儲玉琴

嵩謹按以下
另一稿本

雲樹關心恨不消，盞簪嘉會喜今朝，問年已愧齒加長，奮志還期
鬢未凋，冷暑閑情書一卷，故園離思柳千條，知君本是疏狂慣，莫
怪荆公不自聊。

半肩行李客征途，年少才名美且都，淮海飄零王祭賦，文章博雅
陸公廚，黃花籬外尋詩侶，紅樹樓頭喚酒奴，大好秋光莫辜負，會
須殫席破工夫。

瑟瑟涼生逼短檣，尊經閣外露初零。韶華易落風前樹，遇合難期水上萍。嗜學十年曾有癖，醫貧百藥總無靈。持笈識得荊州面，攜手登高望杳冥。

瓶桂偶成

林間花發兩三叢，攀得芳英依碧筍。大有清香來几上，豈無幽夢入雲中。自開不藉三秋雨，縱落非關五夜風。怪底女郎裝髻急，霎時摧折使枝空。

九日同人岳阜登高

香臺高聳翠微通，拾級憑欄睇遠空。兩點青山橫暮靄，半林黃葉

落秋風，飛觴共付登高會，吊古誰憐報國忠，到眼荒涼俱莫論，且
酬佳節檢詩筒。

秋日過晚香堂觀菊賦贈護花主人

知爾秋芳獨出奇，我來相對已紛披，傲霜自合成孤影，立節何須
倚短籬，生是品高應待晚，果然花好不嫌遲，上林共羨芳菲盛，未
見蕭辰發一枝。

疎疎裝點暮秋時，斜映屏圍繫所思，清瘦豈同桃李質，蕭條方見
雪霜姿，夜深荒徑樊川夢，風冷書堂處士詩，何日主人呼載酒，會
須不負此花期。

重九後一日喜雷文秋山見過月下賦成

蓬門今始為君開，一笑相逢但舉杯。
却喜聯吟堪竟夕，已辜作賦共登臺。
雲非有意秋偏薄，月本多情夜自來。
吩咐漏更莫輕促，詩成客載錦囊回。

同人登文峯閣分賦

秋老城東烟靄迷，來游落日淡城西。
經過衰草三叉路，直上危樓百尺梯。
向夕鳥聲爭樹急，隔江山色與雲齊。
登臨慣起閒吟興，七字詩成屬品題。

秋夜懷儲玉琴用壁間韻

書燈黯黯夜深時，人去西堂入夢思。知己只今慙鮑叔，賞音自古
託鍾期。雁聲嘹唳催寒早，花影低徊入座遲。此夕却教空悵望，孤
舟何處月明詩。

漫成三首

物類有榮落，乾坤無始終。秋風本蕭瑟，春雨自冲融。松可千年翠，
花能幾日紅。不如蓬戶裡，興到檢詩筒。

鬱鬱隄邊柳，秋來忽繫思。飄零終古恨，聊落幾人知。神懶夢為使，
愁多酒最宜。一尊須獨進，醉倒傍花枝。

舉目蕭涼氣，相看一浩歌。艱難兄弟少，歡笑友朋多。世態樽前盡，

人情眼底過，江干垂釣者，其奈又風波。

晤桐城項簡亭於古戲柱宮即送往北上

對牀曾記話飄蓬。

甲中秋曾晤項君於東淘僧舍并胡丈西垞吳子鷗亭施大井亭風雪聯吟後各以他事分袂

至今閱有三載會亦無端別又匆，三載江湖雙鬢白，半窗風雪一燈

紅，已知獻賦趨金闕。

謂項君有佇看揚鞭上玉驄，此去好音憑遠

寄，南來遮莫負征鴻。

客中見寒月偶成

倦盡寒雲月一方，開軒相對足悲涼，雁傳孤影投荒塞，梅勒疎陰
上畫廊，萬里皎浮初過雪，五更光斂欲飛霜，天涯莫與行人見，淚

濕征衣暗裏傷。

長夜漫興用壁間韻

孤燈閃閃影搖紅，撼我閑思長夜中。自分飄零同落葉，何須蕭瑟怨西風。篋留繡劍心徒壯，夢入青雲路未通。往事不堪牢記憶，數回搔首問蒼穹。

絳幃舊業馬君傳，十載依棲我自憐。館俸尚難支菽水，硯田何況不豐年。窗楹蕭瑟來寒月，門巷淒迷宿晚烟。短榻夜深誰共語，雁聲遙起次寥天。

音書迢遞隔途程，離緒難將鷓鴣盟。春樹暮雲常獨望，閩南燕北

尚孤征，思能撩我心。先亂愁欲滿，人面已生。興到不知吟，咏苦詩成。尚聽度殘更。

將之西陵館中留別同人

一年相逐一年新，舊事能牽暗裏神。不合疎狂輕絕物，又携書劍遠依人。半窗明月鄉關夢，幾點梅花旅邸春。此後故園歡聚少，有詩應寄苦吟身。

堤柳梳梳色已新，為余攀折總傷神。相逢縱得一知己，掉首難忘幾故人。別路江雲晴送客，驪筵蠟炬夜燒春。明朝孤館天涯外，十萬愁思繫此身。

過八蜡廟與約參和尚

門抱綠楊灣，幽棲此地閑。
好花都在眼，清夢不離山。
錫掛長廊下，詩留古壁間。
我來聞棒喝，俗累一時刪。

春日偶成

潭水碧於染，桃花紅欲然。
多情惟午夢，可恨是春天。
風撼西窗竹，烟含野菜田。
閒來多逸興，隨意檢雲箋。

晤周和山於僧舍賦贈一律

翩翩年少一書生，小住僧房絕俗情。
風雅似君詩最古，文章教我格偏清。
日長正好同烹茗，春盡愁教獨聽鶯。
此會雲寮欣識面，異

時風雨憶鷗盟。

閨情二截句

綠肥紅瘦雨絲絲，人倚雕欄似有思。
看到黃昏頻細語，不留春住
罵鶯兒。

春去相思已暗牽，勞勞心事卜金錢。
誰知此別難為況，隻影低徊
祇自憐。

客中春暮

年年浪擲好春期，才喜逢春又別離。
幾處綠楊飛燕子，一簾紅雨
喚鶯兒。濃情易減花先覺，午夢頻來客不知。
異地風光愁裏度，却

教辜負少年時。

楊花和周和山韻

條條映水水拖藍，轉眼花飛取次探。
歷亂愁看過夜半，飄零怕說到春三。
隨風輕颺長堤畔，似雪晴霏草舍南。
客裏莫教相對此，離思頓起亦何堪。

再和周和山楊花詩

濃陰十里綠搖空，蜀魄啼殘恨不窮。
薄質易汙愁暮雨，芳心難繫怨春風。
每因送遠隨征蓋，未肯長眠老漢宮。
橋畔參差看不定，當年閑捉憶兒童。

到處踰躑體態輕，曉鶯催落一聲聲。已和野蝶翻飛去，又惹離思
婉轉生。撲面定知花有意，化萍終覺物無情。銷魂最是河橋路，零
落芳菲恨未平。

不共芳林鬥異香，托根多半在池塘。曾經比女命原薄，況復因風
性自狂。低掠紛紛沈硯水，高飛點點入宮牆。春來無限關情處，似
此偏宜檢韻長。

春盡即事

疎簾不捲任風斜，到眼相思入望賒。鶯為日長頻喚友，蝶知春盡
強爭花。翻雲有老來山徑，乘雨無人問酒家。三載逢春三作客，客

中多負此韶華。

送春

九十風光去路賒，
頻經孤館思如麻。
兒童不解傷春事，
摘盡山茶一樹花。

懷吳二叔堂

最愛高陽一酒徒，
年來踪跡似鷗鳧。
君歸東海妻為耦，
我到西陵客已孤。
春老書堂愁檢韻，
月明僧舍憶提壺。
何時共坐挑燈夜，
可有雙魚寄也無。

酒病

百味無如酒，而今病莫蘇。岐黃原不治，方術豈能驅。但使醉終日，何妨飲百壺。支離扶不起，卧去喚當壚。

客中七夕

籃橋消息近如何，競說雙星夜渡河。天上佳辰雲外會，人間好景客中過。仙風縹緲鳴環珮，織露霏微濕綺羅。綵線今宵穿欲盡，不知何處得金梭。

東桐江潘四

書劍羈予負所知，寂寥又是早秋時。客途見月偏宜酒，貧士收心只有詩。文品獨爭秋水潔，壯懷直與古人期。也須共約巴山話，免

却西風入夢思。

中秋前夕偶成

獨看將圓月，明朝秋已中。
珠輝何皎艷，客子尚飄蓬。
舊雨經年別，相思兩地同。
音書渾未遞，搔首問征鴻。

星采吟草錄後感言

一、是集錄於民國十二年冬，迄十二月十九日辰時止。

一、是集舊存謨叔處，去年謨叔檢示，當攜回園，即擬錄就，適有北京之行，今春抱病歸來，又未得錄，今甫錄完，仍還謨叔保存。

一、原集迄卜易行止，感懷詩以下，則先父手舊藏稿本，蟲蝕霉爛，幾不能辨，擇其能辨者錄之，幸蒿之猶及見也，錄後付丙，免後貽誤。

一、原藏致高省存先生詩稿一紙，俟檢出錄後。

一、壬戌秋，偶從破書肆中得公手書扇面，時年七十八，即公

歿世年也，敬謹藏之。

玄孫高齡謹誌

七八

浣花軒餘課代序一 潤書讀

藻思綺合，秀骨天成。知其祖述淵源，辨香未遠。定當騷壇奪席，大雅扶輪。

浣花軒餘課代序二 會稽雪圃王學

緣情綺麗愛君詩，露浣薔薇一讀之。
血洒啼鵲羣子渡，夢生春草謝家池。
幾番咳唾搜珠玉，往事苔岑慰渴饑。
鎮日飲醇慚馬齒，駟唱後起相思。

濯濯靈和殿裏枝，因風眠起弱難支。
清同衛玠丰神朗，捷比枚臯吐屬奇。
噉鳳棲餘惟竹實，溟鵬化後盡天池。
從容簪筆承恩日，應許文章斗柄垂。

浣花軒餘課

海陵程應佐嵇亭著

姪玄孫程嵩齡敬輯

海陵

少小蒙先業，安居故土同。

故土指在徽休寧

酒香秋露白，粟艷海陵紅。孝

子疑無井，神翁詎有宮。愛他勤儉俗，唐魏古遺風。

紅橋春禊

冶遊人愛綠楊城，春水溶溶雁齒橫。一自漁洋修禊後，不知辜負幾清明。

曲水流觴

昔賢招飲處，曲水正泠泠。潭影浮杯綠，山光隔岸青。羽輕隨浴鷺，風轉逐新萍。醉倚蘭亭卧，清流尚可聽。

春水綠波

溶溶新漲水，春色上微波。綠水濃于島，青來浴到螺。非關天影潤，却認柳陰多。送別殊堪惜，臨流意若何！

午睡

閒愛陶元亮，懶於邊孝先。石床涼似洗，有客倦貪眠。蕉下踪原幻，槐陰影正圓。新蟬何處噪，聲到北窗前。

水閣納涼

倚檻迎涼夏似秋，清池一曲十分幽。偶然風動新荷葉，驚起浴波
三白鷗。

曉起渡江

江天風起正堪乘，破曉郵程指秣陵。遠樹日生紅一線，如曉景敗蘆
濤捲白千層。西津浩淼喧爭渡，北固嶙峋望怯登。輸與泊來垂釣
艇，灘頭早掛老漁罾。

江樓晚眺

水天一色湧樓臺，縱目空濛一快哉。月出笛聲凭檻聽，潮迴帆影
入窗來。層層紅樹漁菴接，面面青山江店開。是處塵氛飛不到，直

疑人在小蓬萊

捕魚曲

秋淨江光漾空碧，漁翁老作烟波客。
榔聲緩緩艣聲低，鷺起紅鱗
窟蘆荻中流一網收。菱箬，
鱣鯉鱖鱓難悉名，柳條貫腮先換酒，
回頭霜月鋪沙汀。

掃葉樓

維摩已去有高樓，江影天光檻外浮。
落葉滿山人不掃，一聲清磬
一聲秋。瘦冷之句

雨花臺

高臺尋勝跡，千古憶譚經。
徑接長千里，人來木末亭。
帶烟秋草綠，銜日暮山青。
何處天花落，蒲團許坐聽。

桃葉渡

西風渡口樹凋零，曾為佳人繫畫舸。
一自王郎歌別後，年年野水碧泠泠。

秋原觀獵

平原空濶好畋遊，小隊成圍合晚秋。
沙土猛馳金勒馬，霜中高擁紫貂裘。
笳吹衰草驚狐出，箭入寒雲帶雁收。
罷獵歸來天已暮，一彎弓月照城頭。

落葉

霜風凜烈感蕭辰，葉葉吹殘日幾巡。
委蛻却如衰老客，飄蓬恍似別離人。
影隨樓外雁飛遠，響稜牆間蟲語頻。
此際悲秋休作賦，後凋松已起龍鱗。

敝裘

一裘百結線痕殘，織手重逢那忍看。
頻釣雪花披已慣，屢漚酒債典偏難。
着來不復因人熱，立處誰憐至此寒。
回憶還家蘇季子，黑貂自顧愧形單。

冬日過田家偶成

前村木脫冷啼鴉，雪霽閒遊興自賒。不用騎驢灞橋去，水邊籬落有梅花。

寒燈

熒熒如豆閃清宵，誰藝蘭膏度寂寥。冷抱佛經龕下對，悄沽村酒壁間挑。三冬雪素光逾淡，一點霜天影獨搖。無奈苦吟寒燭照，香篝伴擁碧窗寮。

放鷹

臂韝初脫羽毛殊，參養應同恥在筵。鐵爪高持鷲拔兔，金眸遠射擊雄狐。荒原日色黃沙黯，野戍霜痕白草枯。一片壯心馳廣漠，倚

然人指入雲弧。

二十生長四首

從至性至情中流出今讀者油然而感慨然而思此為不朽之作

昔讀昌黎文，少小失怙恃，我生敢比公，孤露類如此，回憶十齡時，就傅粗知禮，日落抱書歸，長揖二人喜，伯仲各有室，能為親負米，稚子待牽絲，憂懷殊未已，昨歲方成立，粲粲八年矣，廟見肅烝嘗，無從潔修髓，風木夜含悲，瞻依來夢裡。

重慶已莫繼，伶仃何所依，况當未冠年，門戶安能持，家督賴大阮，謹以父視之，教育不歧視，豈惟稱比兒，晨夕一出入，跬步恒相隨，方冬淮水遊，片帆急遄歸，漂母何無靈，肅拜嗟荒祠，自古行路難。

飢馳休傷悲，不如一室中，圍坐紅爐圍。

大被不共宿，僕僕走風塵，譬彼出塞鴻，遠征翔秋旻，先人九泉下，

行役悲苦辛，伯兮困名場，伯指星公難求尺蠖伸，朔風起燕市，寒流

迴江濱，仲也官飽繫，仲指開軒公鞅掌勞厥身，縣小圍亂峯，堞廢委雲

根，迢遞尺素書，哀曲誰具陳，南北天一涯，三字漏方回春。

賦性素謏劣，失學機誰斷，庭訓杳無追，師資得良彥，受業李南十阿先生十

四登龍門，陶甄自童邕，夫子如父兄，提命誨不倦，六載傳絳帷，呶

唔據空業，竊博一衿青，詎酬棄繻願，望孫若吾祖，祖北京范喬曾捧北公

硯努力事丹鉛，流光迅如箭，擊壺起悲歌，毋徒恃弱冠。

春郊

出郊遙望景模糊，漸覺春融凍色酥。
綠岸草生人試馬，紅橋柳拂婦當壚。
半村半郭堪吟眺，宜雨宜晴似畫圖。
是處韶華三月好，聲聲小鳥喚提壺。

贈汪茂華

桃花潭水感情濃，幾度懷君幾度逢。
風暖江天春放棹，月斜隣寺晚聽鐘。
高吟雅稱清狂興，痛飲非澆塊磊胸。
初步詞壇慚躡壁，錦囊分貺句重重。

放鴨

竹闌晚啟一竿拖，隊隊花翎放到河。
綠水浴開萍影亂，雅切紅橋
偃趁柳陰多。拍浮也自知寒暖，呼語何曾避網羅。
好似晚來歸路熟，披蓑童已去陂陀。

懷宮大祁襄西湖

湖占東南勝概饒，羨君遠住木蘭橈。
樓臺臨水通三竺，簫鼓弄花
度六橋。隱弔逋仙春漠漠，吟懷坡老夢迢迢。
閉門我負佳風日，不免山靈笑寂寥。

題畫

高峯鬱蜿蜒，沙路望平敞。
寺遠不逢僧，疎鐘雲外响。

題畫

江村烟景認微茫，蟹舍魚莊占一方。好是午風吹定後，水禽啼過稻花香。

新夏即事

閉戶無人坐石床，棟花風起晚微涼。新桐放葉難遮檻，短竹抽梢欲過牆。解帶量腰憐瘦減，脫巾露頂任疎狂。水軒擬傍池邊築，好與隣翁共把觴。

雲峯

火雲鬱蒸排晴空，一縷幻作千芙蓉。女媧煉石小遊戲，紅紫萬狀

真神工，夕陽歸海影倒射，巖厂掩映何玲瓏，疊疊飛來壓木杪，將
連忽斷隨天風，巫峽變化那足數，直如海湧三神峯，直如海湧三
神峯，丹梯欲涉無人通。

浣花軒老松歌

我聞工部草堂有四松，長如人立蒼髯翁，又聞給事西莊門日閉，
種松鱗老皆成龍，古人愛松具奇賞，後凋不與凡植同，憶我大父
退林下，結廬人境無塵踪，屋有老松百年物，一棚羃麗清陰濃，雜
詩野菊遍籬落，彷彿南陔圖畫中，寒夜紙窗課孫讀，滿徑綠映燈
光紅，吟聲濤聲相贈答，讀書之樂樂無窮，借雲烟過眼成往事，空

餘枯幹長廊東，翠鬣張時簾籬縛。蒼皮裂處苔蘚封，夕陽向晚凝碧色。寄托一任野鶴盤晴空。

寒山

記得殘秋着後登，天寒依舊勢峻嶒。山容淡似白描畫，清冷石氣枯於老病僧。木落四圍雲疊疊，樵歸一路雪層層。柴門冷對看無礙，放眼樓前獨自凭。

元卿竹

漢代蔣元卿，高節清於竹林下。三徑開，蕭蕭遮滿屋，往來有羊求。大隱似空谷，結交惟此君。此意良不俗。

泉明柳

柴桑陶令居，傍宅有五柳。先生因號之，瀟洒世無偶。一枕北窗風，碧浪當門走。不比在官日，種秫二百畝。

通明松

通明是陶弘景謚貞白先生

貞白愛聽松，木杪層樓起。欣然以為樂，天籟清入耳。此神仙中人，心已淡于水。誰將宰相名，到此深山裏。

和靖梅

巢父巢作居，遯跡高曠處。逋仙構高閣，所托別有趣。吟眺湖上山，繞屋多梅樹。花下雪晴時，化作雙鶴去。

懷大兄都中

竊旅他鄉又一年，遙知客舍倍凄然。
馬周失路何人識，王粲登樓
祇自憐。雁落江濱殘雪後，時得來酒沽燕市朔風天。
幾時南北重相聚，姜被歸來得共眠。

除夕懷大二兩兄兼和宮研耘除夕元韻

曾對床眠斗室中，他鄉僕僕約成空。
燈前人遠三方隔，雨際春回
五夜同。胸借酒澆頻抱恨，謂大兄腰因米折未逃窮。謂二羨君兄弟
家庭樂，笑語團圓藥滿座風。

寄汪茂華

江南二月春風起，羨君家在青山裏。春到山中勝事多，忙煞謝公游屐齒。我聞牛首宜春游，切莫辜負風日美。到處有山到處詩，詩如活潑秦淮水。別來酒興定淋漓，愛此杏村花放矣。入社烏衣燕子飛，垂楊搖曳長千里。

邵伯道中

楊柳欹斜傍岸栽，帆如鳥疾雨中開。一湖春水年年碧，不見風流太子來。

晚宿秦郵

十尺蒲帆落，舟輕傍岸橫。暗潮喧甓社，至切之遠樹隱孟城。塔影凌

空小鐘聲向晚清，不眠寧有夢，已聽渡頭更。

山陽道中

遠樹微茫古渡頭，濛濛夕照雨初收，一聲長笛人何處，不見當時趙倚樓。

春日舟中即事

客程二月正春溫，托酒高歌對瓦盆，兩岸桃花都傍水，工於景幾家茅屋自成村，微茫影裡炊煙直，欸乃聲中落日昏，此際淮南時節好，我來剛及上河豚。

過關

淮黃從此判，入關響滔滔。不盡淮黃水，何堪上下潮。舟人心亦恐，
關吏態偏驕。遙望前村路，孤吟且避嚣。

過韓侯釣台

一竿寄食釣台傍，不向中原逐鹿忙。笑爾賣繒屠狗者，幾人稱帝
幾人王！

廢壘

相傳韓信城，昔屯兵地也。今址廢為墓田。

日落未落雲低樹，蕭蕭戰壘黃沙路。野老為言楚漢時，韓侯此地
屯兵處。當年鏖戰何其雄，築土為城真鞏固。而今堞廢暮煙中，土
埋缺折槍痕露。碑殘不識題者誰，高低野塚藏狐兔。黑夜陰霾幽

鬼啼草根吹火天風怒

過枚臯墓

枚生中路死蒲車，有子能陳闕下書。
論涉詆諧猶曼倩，檄馳倉猝異相如。
夕陽碑版埋荒草，冷雨松楸起暮烏。
到此行人一瞻拜，臨風不禁泪霑裾。

謁徐夫子廟

少孤誰得似先生，純孝當年本性成。
石上終身無履跡，

夫子事親至孝，因父

名石，終身不敢履石上。

雪中一夜有啼聲，

夫子於父母亡後，嘗築廬墓側，雪夜每痛哭失聲。

荒祠傾

倒斜陽淡，古木蒼涼老鶴鳴。
名教維持留大節，登堂瞻拜不勝情。

渡黃河懷大兄都中

數里聞濤響，凌空一葉過。沙深團白日，天遠接黃河。莽蒼生豪氣，悲涼起浩歌。遙思燕北地，客況近如何。

客淮上懷二兄皖汭

分襟六載別江津，屢把來書識苦辛。百里敢言為仕遠，一官無異

在家貧，妻孥寄食惟親串。

時二嫂居母家

兄弟飄萍盡旅人，此日西堂芳

草綠，不堪回憶故園春。

書信陵君傳後

信陵君獨著賢聲，養士當時豈為名。屠市英雄識朱亥，夷門大隱

起侯羸，坐前曾致三千客，死後旋亡二十城，身繫安危竟如此，史
遷慨慕不勝情！

聶政傳

蛇矛虎戟，韓相府，牙帳盡坐兵刃伍，殺人如草氣，燄威捲鬚一怒
來，聶政仗劍獨行，陰風鳴，橫飛鉛水，明無聲，五步之內，血盈庭，睚
眦感忿，捐其生，暴尸入市，誰則爾，仰天三呼，哭賢姊，沒身不忍滅
弟名，巾幗中人，竟有此，吁嗟兮，母存不許友，以死，今日乃報嚴仲
子！

懷繆五橫州

隨宦橫州閱歲華，崎嶇萬里不辭賒。名超玉麈烏衣隊，人本清香
畫戟家。晚醉蠻鄉椰葉酒，晴開山洞木棉花。粵中聞道多遺俗，種
女鴉鬟待放衙。

送劉挾庭之漢口

十幅蒲帆夕照間，壯遊揮手出鄉關。天浮樹影晴川閣，地走江聲
大別山。此日郎官原不朽，當年仙客幾曾還。楚南聞道多名勝，況
值秋光詎肯閒。

送錢星岩歸會稽

先生行矣海之濱，一路郵程畫意真。疎雨淡烟共墨染，小橋流水

待山敝，贈多詩句囊中物。愁倚門閣夢裡人。此去錢塘歸養母。秋風知不為鱸尊。

又代作

揚鞭去矣。值蕭辰、落葉聲中寄此身。貧甚茅容思養母。畫如道子欲通神。浙江歸泛潮千尺。滄海回看月一輪。記取晴霞樓畔路。數竿竹外石嶙嶙。

九日登岳阜

荒墩殘照裏。一徑入蓬蒿。樹裏風聲健。天浮秋影高。射鴻悲遠塞。牧馬傍空壕。獨自凭欄望。蒼茫首重搔。

送團問山先生之皖

江問山諱維焜冠霞先生子也冠霞係京兆公妹夫問山當係表叔

涼秋九月天飛霜，無邊木落鴻南翔。
朔風蕭騷日慘淡，出門作計空茫茫。
彈鋏悲歌歎行路，伶仃孤影辭家去。
家無四壁飢且寒，爭

忍掉頭不回顧。

慷慨悲歌
蒼涼兀傲

先生賦命殊迥遭，鬱勃豪氣無由宣。
與

其低眉對妻子，何如窮走荒山邊。
揚帆徑渡采石下，千古青山尚姓謝。
青蓮葬處酒澆殘，安得長江波浪化。
壯遊更有九華峰，九瓣蓮花落掌中。
奇極直欲比太華，呼吸帝座高可通。
信是天地一尤物，大觀如此開心胸。
郵程風景江南好，歸來得句知多少。
吁嗟兮我生徒賦七尺軀，終日兀兀依蓬廬。
垣規瓦壓不得去，未免山鬼

相擲揄，局促竟是轅下駒，長此局促何為乎？

八字橋月下悼亡友汪茂華

去年十月天氣寒，兩人踏月河橋南，今年深冬月更苦，太息斯人一坏土，荒涼行館生蓬蒿，八字橋即銷魂橋，我來橋畔爾何處，月曾照見寒泉路，泉路茫茫不可知，但問空山月黑時，可有秋墳鬼唱詩？

出塞

風濶沙荒出塞時，娉婷遠嫁有誰知，漢王已主和親議，枉為丹青殺畫師。

贈俞文蓮亭

先生老矣氣橫秋，瀟灑襟期第一流。
白酒澆殘休問醉，黃金散盡不知愁。
三更夢破看長劍，十月天寒典敝裘。
且向梅花深谷裏，荷鋤攜我畫中游。

先生有
鉏月圖

送理堂之韓城

頻年馬首遍西東，揮手吳陵又轉蓬。
塞上有鴻半寥廓，天邊無鶴可樊籠。
黃河萬里潼關遠，白帝三峯太華雄。
驛路梅花香不斷，豪吟好趁一江風。

春城送別圖為理堂題

連宵驚座聆高談，忽漫分襟客兩三。
楊柳初醒潮欲活，是何風景別江南。

浣花軒餘課考據

一、謹按京兆公歿年，嵇亭公十四歲，公生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二月二十日。

一、謹按星泉公長嵇亭公十四歲，星泉公生於乾隆十五年庚午，聞軒公長嵇亭公八歲，聞軒公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嵇亭公年二十，其時星泉公三十四，聞軒公二十八。

一、謹按原本有印章二方，上係嵇亭公諱，下係花溪二字，是本係從伯龍處借觀，民國十九年九月，抄後仍歸還。

一、謹按原本詩前有評詩一則，下書潤書讀三字，未詳何人，又王

雪圃題詩兩律，雪圃見星泉公集，有丁酉冬日喜晤王大雪圃來海陵詩。

一謹按嵇亭公入泮，在乾隆四十七年，時年十九歲，所以二十生辰詩有竊博一衿青之句。

一謹按嵇亭公年十二，綠野公歿於淮上，二十生辰詩所以有堯堯八年矣之句，公蓋十一歲喪母，十二歲喪父，二十生辰詩又有回憶十齡時，就傅粗知禮，日落抱書歸，長揖二人喜，云云。

一謹按星泉公家傳，季應佐年九歲，即依伯凡以長，嘗為延師，得同學李南阿先生，故公二十生辰詩云，庭訓杳莫追，師資得良彥。

十四登龍門，陶甄自童外，夫子如父兄，提命誨不倦，六載侍絳帷，呶喏據空案，竊博一衿青，詎辭棄繻願。以此知公受業南阿先生凡六年，南阿名亨衢，嘉慶辛酉歲貢。

一、謹按星泉公乾隆四十二年補廩，公四十七年入泮，以年計算，當在星泉公補廩時，始延師李南阿先生。

一、謹按公入泮十九歲，鄉試中式江南第一名舉人，時年四十四歲，即嘉慶十二年丁卯，至嘉慶十九年甲戌，五月十三日公歿，年五十一歲。

一、謹按公中式，在嘉慶十二年，至十四年，公長子文伯公諱紹昌以

和

州試

一謹

時洪

誠屬

一謹

松今

一謹

視若

讀書

一謹按家中遺傳說公當丁卯年科考三等秋間至省考遺才又未取正傍皇間遇一拆字先生拈一死字拆字先生向公恭喜說公卯年第一以死字下係卯字上一橫是一名在上後果有投文書者騎馬而來小住飲食問公愁狀公具以告騎馬者問其姓名籍貫領之而去果於臨場前補出公名於後方獲入場應試真奇遇也。

姪玄孫嵩齡謹誌

餘生閣詩鈔序一

淑人名蘭，字素香，漢陽人。秦州程惠田室。程大京兆曾孫婦。早寡，矢志柏舟，詩不輕示人。子祥棟，與屋兒結吟課，故余得讀其集。落花四首，不聽猿聲亦斷腸矣！

餘生閣詩鈔序二

叔曾祖妣張淑人，年二十二而寡，四十六而歿。歿時道光十二年壬辰六月二十八日，小松公嗣母也。公祖妣氏張，延安府知府漢陽張公輔女。至淑人來歸，公嗣父惠田公當係中表，惜不永年。嘉慶戊辰秋八月二日歿於揚，諱紹安，行二。先是小松公之生母表淑人，於是年三月十八日歿於銅陵。至是公隨祖考聞軒公由銅陵回秦，年才九歲耳。淑人方痛夫亡，遽見喪母之嗣子，愛如己出，故於一切教養，均極願一身肩之。小松公年稍長，淑人日授經史及詩古文詞，無倦容。公於駢體詩歌，哀感頑艷，芳菲襲人，一生用

之不盡者，得之母教多矣。古之人織紵課讀，猶想見其篝燈旁之風趣，常存於天地間。惜淑人自寫苦況，所存稿本，僅江都王先生柳村猶及見之。迨小松公宦游四川，家中書籍，無人收藏，致原稿不免遺棄。幸羣雅集中，尚選刻淑人詩，未始非天道之褒賢母也。茲因輯錄小松公詩文，亟錄淑人詩，敬謹成冊。他日者國難救平，地方注重名教，徵文考獻，獲讀是集，不獨程氏之榮幸，編輯者之榮幸也。烏可讓柳村先生專美於前乎？況羣雅集近亦不多見，若任年久，併此而無徵，是則子孫之罪也。千鈞一髮，感慨系之矣。時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姪曾孫嵩齡謹識於因樹園之

瞻樓

一一八

餘生閣詩鈔

泰州程張蘭素香著

姪曾孫程嵩齡敬輯

偶成

新涼如水拂簾鉤，砧杵敲餘淚欲流。
三徑寒花開老圃，四山黃葉下高樓。
雁啼霜後難成夢，詩到秋來半寫愁。
沅芷湘蘭搖落盡，照

殘明月憶揚州。

先夫子柩停平山下。

落花

飄風吹下最高枝，小劫華嚴佛界知。
杜宇空啼紅樹裏，美人今到白頭時。
五湖秋水沈西子，萬里悲笳弔蔡姬。
從此春春消息盡，閉

門題遍斷腸詩

深深淺淺各成叢，春事闌珊錦帷空。
夢繞故園勞繾綣，影搖孤館尚玲瓏。
枝頭葉已生新綠，燈下歌還唱小紅。
何事吹開復吹落，令人那不怨東風。

不管粧臺綠鬢非，吹殘玉樹暮煙飛。
孤根留得無人問，薄命還悲結子稀。
北院流鶯聽不穩，西園宿蝶夢無依。
傷心多少憐花意，遮莫餘香點翠衣。

舞衣不復舊時鮮，飄泊山邊與水邊。
香影飛殘垂柳岸，綠雲散盡夕陽天。
無言一別成千古，屈指重逢第二年。
多少傾城好顏色，那

堪搖落付春煙。

送春

子規啼盡五更時，雨細風斜最繫思。
濁酒怕逢愁處飲，好花預約隔年期。
三春心事流鶯老，一種離情落絮知。
芍藥蓮前餞行色，眼看漸綠滿芳池。

憶梅

曾有寒梅手自栽，偶聞玉笛起徘徊。
故園爭奈人千里，淡月偏宜酒一杯。
竹外空留今夜夢，枝頭猶記去年開。
襟期欲托孤山鶴，日
日巡檐定幾回。

讀李太白集

撫卷高歌四壁秋，天才誰與謫仙儔。
疏狂只合一生醉，詩酒難銷萬古愁。
低首宣城思繼起，承恩天寶話前游。
臨江競說騎鯨去，采石猶餘太白樓。

落葉

西風吹不斷，木葉漸辭柯。
爽氣千山出，秋聲一雁過。
霜封烏桕樹，舟下洞庭波。
倘遇桓司馬，金城恨愈多。

烟波漁唱詞代序

馳書下問種種，隆情感何言似。昨復文旆光臨，適有西郊之行，未獲倒屣奉迓，歉甚。弟於初四日二鼓後抵里，此次歸來，稍可卒歲。頃晤家蓮，躬廣文，得讀華翰，知所需若柯詞，弟非不肯破例，實在素無藏本，而他處可勿復問津矣。佳製風華婉麗，寄託遙深，妙處已在白石草牕玉田之間，無怪其孤吟無耦也。且秦姜名高一代，其成章正自無多，慎毋嫌少，曷不付諸剞劂，弟將與海內諸同調，一印證相賞之眼，略何如耳。纔拂征塵，思多不屬，一俟打掃心地，還我舊境，或可奉和一二。鞭絲櫓聲二闕，尚希聞中書寄前。

書保緒無影詞望將舊日所書擲下以便仿照式樣可也鶴衫尊
凡先生吟安不一辛丑嘉平上九荔庵弟徐漢蒼頓首

烟波漁唱詞序

程子鶴衫，系出新安，僑處蒲壽，騰蹕詞翰，浪遊江淮，馮唐寡遇，拂鬱歡悰，平子工愁，沈落英曜，牙拍在手，時製新聲，銀絲為絃，獨彈古調，久客合肥之官閣，言尋白石之遺踪，因與邑中徐荔庵徵君善，癸卯夏徵君遊皖，過予槃桓，袖君所著烟波漁唱詞示余，余方聽鼓應官，休沐謝客，戒露之鶴，知警半夜，涎壁之蝸，自書無聊，相與訂琴雅之遺，證笛家之譜，互搜陳話，歡愜素心，乃良覲未申，瑤想徒結，閏秋之半，晤於廬陽邸舍，羊欣入座，謝混為之易衣，王粲在門，蔡邕因而倒屣，始接謦欬，遂慰朝餓，坐次又示近作如干闕。

陽春白雪，調愈唱而愈高，吹影縷塵，思愈索而愈渺，棧素贈答，郵筒往還，停雲在空，素月屢易，霜葭秋水，我勞如何，減字之學，結習斯在，竊以為詞自三唐引其緒，五季暢其支，南宋以來，雅樂競勝，按譜樽俎之上，引節簫烏之場，幾於戶習管色，家調比竹矣。鶴衫以幽約怨悱之旨，播要眇業衍之音，嗣正聲於玉田，胎靈氣於石帚，而又挑波柳浪，邦上題襟，塔影湖光，雲間話月，訪楚國符籙之塞，弔隋皇都梁之宮，有託竊孤，自寓騷屑，跌宕近局，發摠靈詮，翹望漢蕊，則孤花貞妍，懲踪雪煩，則么絃成韻，惟擇調之繫古，斯恒年之罕諧也。僕生長苕溪，性耽泉石，遨遊江國，坐挹烟霞，懷南渡

之詞人，賦西湖之香海，零脂賸粉，遙句其靈芬，長笛釣船，留連乎
風物，懣東澤之綺語，呵法秀之泥犁，期曠已往，我非知音，姜張而
還，君乃嗣響，水調歌發，比東波高唱之時，白鷺飛來，有西塞浮家
之樂，是為序。道光甲辰秋七月，烏程愚弟鈕福疇，拜序於舒城官
閣小龍眠山館。

烟波漁唱詞

秦州程紹表鶴衫著

姪曾孫程高齡敬輯

夜行船

揚州水關外地多楊柳一角紅闌滿湖春水垂絲
踈地清曉無人絕似秦淮舊遊風景過橋買醉倚

酒以
歌

傍岸誰栽隋苑樹，一絲絲，舞慵情緒。水映紗櫺，花明酒幔，記那日
停船處。綠漲平湖春欲暮，問低頭，蘸波無語。綺閣妝樓，風清月
曉，曾見六朝人否？

甘州

宋蔡如篁氏屬周保緒文以張
子野詞意寫無影圖附題卷末

正漫天舞絮擾離愁，底事倚江樓。看斜陽照處，春痕點點，夢境悠

悠回首幾多變態，一笑付沙鷗。拍遍闌干外，翠擁江流。見說浮踪無定，任東風蕩漾，到處勾留。問從何處尋覓，白盡少年頭。賸分明萍因絮果，悟人生亦是此花不。休惆悵。且沽村酒，繫住蘭舟。

憶舊遊

記紅窗話雨，翠幙留春，醉拂吟牋。未了疎狂興，早銷魂別去千里山川。棹移酒醒沙岸，愁味在江天。更人語夜潮，浪搖漁火，涼聚鷗邊。淒然有誰識，祇短帽臨風，倦枕偎烟。綠遍河橋，一絲絲柳色，隨處情牽。怕見舊時明月，尋到木蘭船。漫說夢來，連燈昏水驛寒未眠。

鷓山溪

譙陵秋夕寄懷夏文若

月華清徹，蟲語三更候。階下獨徘徊，
凭西風、吹殘池柳。故人今夜，好夢欲來尋，
樽無酒。燈如豆。此况曾知否？家居咫尺，
交我情殊厚。千里賦河橋，雁南飛，又將重九。
他時歸去，相見也，應憐天涯走。征衣舊，
人與黃花瘦。

鬢雲鬆令

王洛苑以秋花瘦蝶圖索題

日初斜，簾正捲，藉草眠花。鳳子春駒，
嬾點綴、秋園成畫本。怯怯隨風，切莫吹他轉。
意深深，飛款款。翠粉紅香，點盡芙蓉館。
猛地思量，春去遠。惹得愁，不把閒情管。

南浦

新漲帶餘寒，倚闌干，十里橫塘春曉，纔沒釣磯痕，紅橋外，流蕩烟
雲如掃，淨何忍唾，碧波吹縹，東風小，環映四圍山綠秀，莫辨垂楊
芳草。前村冰雪初消，細添來，畫意詩情不了，停漿夕陽時，清溪
口，猶記探梅曾到，晴光渺渺，河豚未出，漁榔悄，欲訊踏青人，見否
湖上酒船多少。

壺中天

戊戌二月十九日汪問松先生
邀同人遊南園梅花下集飲

淮流曲處甚青山，恰把園林環抱，指點白雲台畔路，補取輞川圖

稿，園為介夫文祠墓之地，就祠東拓構白雲臺，倚樹聽鶯，凭欄
青山館諸勝處，并補種梅花三百樹，最為幽絕。

看鶴新綠憐芳草，欲晴還雨，濕雲拖入松篠。傳說太守風流，木
蘭堂上，韻事如坡老，載酒探梅遊鄧尉。領孟宗先生時亦憶山中花
鳥，烟柳搖春，風泉咽石，清景尤宜曉。醉歸回望，水邊蒼翠幽渺。

探春

唐種芝壻別六年矣，頃來盱山，盤桓數日後，送回里，連朝風雨，想未達揚州，詞以憶之。

春事將闌，歸期未準，襟被何來相聚。石畔臺荒，林間鶴瘦，問舊顏
添愁緒，難覓長留計。忍送爾孤鞭先去。那知柳外垂雲，夜深飛作
寒雨。人阻亂山何處，料尚隔揚州，幾重煙樹。野店燈昏，溪橋泥
滑，薄味獨斟村醪。遠浦鷄聲，濕倦欹枕。淒涼無語，我亦蕭然聽簷
溜，在幽戶。

三姝媚新柳

春風初試剪，看枝頭勻黃，眉痕猶淺。細雨新晴，使小鬟斜鞦，已堪
 留戀。怯舞低搖，遮屈戌，誰家庭院。透挹朝煙，檻外橋邊，嫩垂波面。
 江岸情隨帆遠，正弱不禁寒，謾樓鶯燕。乍起還眠，怕玉樓人瘦，
 捲簾初見。悔折長亭，知去騎幾時遊倦。若待荼蘼香綻，隋堤綠遍。

小樓連苑白桃

玉容不借鉛華，娟娟微潤，銀塘露。綠房柳暗，粉牆月曉，銷魂一顧。
 淺笑無言，淡妝悄立，那知心素。看林煙縹緲，梨雲掩映，渾莫辨，香
 來處。紅雨誰留題句，卷冰綃，天然風趣。清溪照影，聞鷗作伴，浣

紗春暮前度劉郎舊時門巷再尋應誤正鷓啼洞口江潮未落謾
催歸渡

沙頭雨

春日散步盱山
南村抵暮而歸

傍水閒行夕陽紅過西山頂誰家深隱繞屋桃花影路近園林野
色多詩境東風緊滿湖雲冷柳外呼歸艇

永遇樂

送李少章
揚州

共結巢痕君先策騎飄然歸去紅藥輕翻玉簫低弄春在雷塘路
醉墨題牋新詞刻竹留取雪鴻經處望迢迢鞭絲帽影漸穿過斜
陽樹簾深晝寂有人慵繡早把歸期頻數流水東西殘杯冷暖

客味多如許，入山拾橡，牽蘿補屋，我亦故園難住，問何日，招攜柳
艇，剪燈話雨。時約過江詠舊

西子妝送春

桐葉初抽，櫻桃欲熟，蒿地好春歸去，寂寥亭館，玉簫寒掩屏山翠，
樽慵舉，離愁幾許，更揉碎，滿庭香絮，待來年，恐折梅重見，美人遲
暮。留難住，舊夢無痕，尋徧芳洲路，水邊閒却畫闌干，引鄉思，數
聲柔櫓，參差燕羽，尚沈睡湘簾深處，謾登樓，一片斜陽綠樹。

掃花游蝶絲

綺窗日午，看鳳子飛來，翠痕如鈿，瘦腰舞倦，趁梅陰淺立，讓他輕

燕，栩栩隨風轉，入垂楊不見。卷紗慢，正蘭夢乍醒，偷寫東絹。莫
是春波濺，恁慣宿花房。忍拋花片，碧衫未換，似羅裙化得尚餘金
線。灑粉簾前，露滴櫻桃小院。漫留戀，怕雲鬢笑拈紈扇。

如此江山

新秋
寄遠

菰蘆響處飛疎雨，秋風乍來時節。汲井浮瓜，當窗展簟，水影天光
都別。故人憶切，知等是無慘。玉龍吹裂，門繫漁船，暝禽愁見荻花
雪。迢迢春去，夢斷記分明往事，而今休說。燈火新涼，簾櫳未換，
已聽蟲聲哀咽。伴人幽絕。算祇有舊時，一丸江月。莫慣眠遲，露華
侵瘦骨。

綠意題紅拂
小像

明璫翠羽，雲窗未曉，階下延伫。眉細工愁，腰瘦含羞，奉帚長年朱
戶。珊瑚七尺，開華譙，早料是冰山難處。背銀缸，漏永香銷，淚濕枕
痕如雨。爭奈楊花，正亂玉樓，醉夢裡，催作歌舞。聽徧啼鴉，歸盡
飛鴻，碧玉怕教無主。何來慘綠少年客，乍相見，此心先許。轉秋波，
能識英雄，塵海共傳兒女。

惜秋華
花蓼

露白橫塘，被青娥，描出幾多秋影。掩映蘆花，報來野鷗相並。如何
也怯西風，偏耐得涼波千頃。斜整有垂楊，數株伴他幽靚。水際

曉烟淨，看疎紅淺碧，抱芳心誰有。殘照半沈，傍岸替遮菱苒。潮平瘦蟹，扶枝隱斷，燈夜漁浮艇。淒冷憶尊鱸，季鷹歸準。

解聯環歸燕

水空雲敝，正秋籟翠老，雁初來候。傍綺閣頻語商量，悵霜信暗催。杏梁寒驟，掠翦低迴，似留戀鴛鴦渡口。問湘簾日捲，紅絲自繫，此情知否。西風葉敲井甃，縱雙棲夢穩，已非春晝。路渺渺無限關河，怎吹盡來時滿蹊花柳。隔歲重逢，怕幕底那人消瘦。幾憐儂憔悴烏衣，遶飛倦後。

月下笛

蟾影初圓，菰蘆外，半灣秋色。誰家羈客，度新腔，破幽寂。落梅曾記
河橋別，算盈缺，流光一擲。漫愁坐不寐，江樓薄袖，高處風急。遙
夕憑欄立，聽斷雁聲聲，和他淒惻。携琴覓去，相逢應也相惜。苔階
鶴夢涼如水，空明裏，茶煙一碧。恨無語，往事思量，遍露下鬢白。

憶舊遊

重至符離
歲暮懷人

悵潮平岸濶，帆飽風來，催上湖船。底事飄零久，舊巢痕宛在，雙鬢
非前。半空亂雅盤暝，離思結遙天。正街鼓敲春，隣燈照雪，又說殘
年。堪憐似萍梗，記夜語圍爐，酒渴烹泉。人比梅花瘦，倚闌干照
影。林月初圓，回首關河渺渺，如夢墮如烟。一樣是無憐，香銷被冷

知未眠。

長亭怨慢

春寒撥悶

鎮晴晝，遊車慵整。玉笛無聲，簾垂人靜。撥火爐溫，畫屏香裊，酒初醒。雁程歸滯，應也訝江南冷。又凍結春雲，帶雪意，遙沈西嶺。誰省，祇蒼苔亂石，那見暗香疎影。燒燈節過，已耐盡他鄉風景。問何時，綠遍湖山，還料理，雨簑烟艇。任老樹空庭，一霎啼鴉催暝。

渡江雲

粉牆斜轉處，玉驄慣繫，楊柳護重門。片帆輕，別後回首，河橋一抹。楚山雲，林烟弄暝，最難堪，清角黃昏。惟記取，挑燈情話，剪韭夜開。

樽。銷魂江樓翫月，野館聞鶉，向天涯凝恨。誰又說梅花吹墮，綠引苔痕，銀屏夢怯。春餘冷，鎮無聊，風漾簾紋。書未寄，相思欲寫羊裙。

柳梢青

淺草平沙，晴郊步屐，村路三叉。雨活遙青，烟烘新綠，竹裏誰家。故人回首天涯，記解纜旗亭日斜。彈缺光陰，凭欄心事，怕見飛花。

憶江南

深院寂，細雨海棠紅。啼鳥催人春睡起，卷簾一片綠冥濛。雲鬢怯東風。

高陽臺

渡口湖平，沙頭雨過，夕陽人倚江樓。幾日西風，山容瘦入殘秋。憑欄漫數臨流樹，已無多、楊柳輕柔。最淒然，一抹寒蘆，不見雙鷗。

他鄉到處尋幽慣，奈酒醒波遠，思趁歸舟。見說湖亭，如今也少人遊。情深哀樂中年感，更何堪、夜笛鄰謳。記前踪，半逐香銷，半替花愁。

摸魚兒

庚子春暮，自濠上至盱山，未兩月，又遊淝水，留別夏蠓翁。

解征衣，便來幽徑，清樽留共吟賞。綠陰戶牖，圖書古，隔歲重逢歡暢。長笛響，誰又遣雙鬟腸斷。離亭唱，扶鞍未上，嘆拋却湖邊舊時

鷓侶苦憶此情狀。游踪倦，漫說芒屨竹杖。天涯隨處心曠，絲絲鬢白，儒冠誤，祇願詞人無恙。臧宿釀，待有約，扁舟風雪還相訪。孤鴻悵，問此後新愁，燭花知否，爭與夜潮長。

渡江雲

晨歲客皖江，蔡如舅氏出周保緒丈所作無影圖，示題卷末譜甘州調一闕，辛丑初冬，徐子為庵錄。

保緒原唱見照剪燈聽雨，愁緒已多，展讀遺詞，尤深感慨，即依原韻，再倚新聲。

枝頭風漸暖，已教吹墮何處，認江亭。隔湘簾霧縠，夢境模糊，喚煞子規聲。闌干倚遍，獨沈吟，無限心情。休更說，荼蘼開謝，替客數歸程。烟冥，平橋淡月，淺草斜陽，恨難描春影。曾解惜青衫紅粉，一樣飄零。化萍又去，沾新雨，滴魚波。鉛淚盈盈，雙鬢白，秋來同憶鱸。

羹。

金縷曲

題芳庵詩
心縹緲圖

踏葉來詩叟，剪秋燈，披圖指點，清談命酒，漫數推敲驢背客，初日芙蓉競秀，愛帶雨龍池春柳，四顧山光波影活，倚長松，快舉天風袖。瀟灑處，吟千首，此情難遏雲離岫，細穿來，好語如珠，弓衣堪繡，肅傲滄洲，搖五岳，總讓青蓮妙手，渾不是梅花同瘦，自有仙心裁錦段，任千秋付與量才斗，相賭唱，開笑口。

絳都春

花影用吳
夢窓體韻

閒庭午倦，乍卷上翠簾，春痕盈案，淡寫夢魂，香鬢玲瓏，藏嬌面，雲

鬆晚照深深院，誤飛下，銖巢離燕。綠肥紅瘦，招携絮語，倚闌留戀。
相見還來對鏡，漸空樣，半露錦燈零亂。醉墨畫成，移向銀屏蟾
光現。紗櫺淺暈，因風顫，又涼夜，誰尋墮釧。莫教雨暗芳林，正開未
滿。

瑣窗寒

櫺聲

解纜旗亭，聲來舵尾，乍疑鴻語。低昂未穩，傍岸漫驚鷗鷺。蕩離魂
春醒半醒，是誰曲唱瀟瀟雨。看柳灣轉舫，菰蒲零亂，水窗涼聚。
如訴，輕搖處，歎送盡行人，幾曾教住。催沈片月，隱約烟中前路。想
紅閨愁聽砌蟲，背燈擁髻，知睡否。又天涯歲晚，江空底事，歸期誤。

倦尋芳線

翠樽未盡，催上青驄，相恨揮手。響拂羅韉，樓外晚風吹袖。語匆匆，霜啼連，斜陽芳草天涯走。去難停，漸長橋望遠，銷魂回首。頻指
點亂山隱隱，流水潺潺，無數亭埃。一縷愁痕，拋却故園花柳。茅店
荒雞，搖曳處，軟塵沾染征衣舊。待春晴，著歸程，到門輕叩。

轆轤金井

釣歸門掩，汲清泉，洗出一枝秋影。翠溜苔痕，滴涼聲金井。林深畫
永，又底事、買山深隱。潤入圖書，青浮戶牖，自安茶鼎。閒留故人
共飲，移匡牀、傍樹，隨意蔬筍。天際紅霞，願西風吹盡。幽禽夢穩，笑

未許斷琴輕肯，怪石為鄰，疏篁結伴，做成詩境。

滿庭芳荷葉

暮火搖青，并刀剪翠，晚風飄蕩橫塘。菱歌聲緩，人在幾重廊。深抱芳心未滅，還自去，替蓮房。漁波潤，烟淒露冷，直耐到秋涼。思量，知別後，拋殘畫槓，那更流觴。使絲牽斷柄，難抵愁長。寄語鄰娃弄水，須臾取留蓋鴛鴦。新蟾落，螢光點點，疎雨夢瀟湘。

真珠簾

秋風漸老，橫塘芰曉，陰開舉袖還慵梳髻。雲暗曲房，深卷半簾幽翠。嬌小蓮娃，頻勸盞，怕素面暈紅沈醉。須醉，正昨夜蘭艘鴛鴦初

睡誰有獨自情懷望盈盈一水錦書難寄為地見群鴻恨寫人
人字畫燭未銷壺漏永掃八尺龍鬚思睡又蟲語苔涼竹敲窗碎

百字令

紙窗映雪寂坐增寒泐泐余懷歲幸云暮
蝶翁學博賦詩寄懷舊雨多情用酬是解

小樓過雁去匆匆留下傳雲詩卷細嚼梅花頻展讀立盡斜陽深
院翠墨凝香鑿牋比玉舊雨情無限別時曾記柳絲零露吹面
隔歲彈指駒光新歌懶賦閒煞紅絲硯載酒江湖人漸老難覓同
心鷗伴古屋搖燈空林墮雪夢入家鄉遠何當攜手水邊重與游

識

瑣窗寒

寒夜挑燈讀荔庵對雪詞知前抱騎者之感琴寂
悵空余亦喪偶二十年矣調依原韻感賦離懷

繞徑平鋪，隨風斜卷，濕沾窗戶。度梅怯瘦，點綴碎瓊無數。聽蕭蕭、爬沙弄聲，玉琴舊曲清如許。阻挈壺買醉，前村橋斷，酒旗低舞。

相誤，人何去。記小閣春初，隔簾墜絮。淒涼自有，暮雨孤鴻情緒，剩年年花與水流。一梳短髮，愁萬縷。又黃昏，旅館增寒，片月生洲渚。

木蘭花慢

荔庵客遊未歸連朝風雪詞以憶之

看隨風舞絮，入深夜，轉蕭颯。念舊雨天涯，衝寒襪被凍結。鶴裘登樓，等閒頻袖望雲山。銀海曉光浮，應說梅花鶴守，一枝低亞清流。羈留，禿柳露沙頭。斷雁下蘆洲。正江天寂寞，狂呼濁酒，冷澀吳鈎。扁舟盼歸，遠浦間，奚囊驢背句成否。何日圍爐，共漏以下

如此江山風雪歲暮
送客歸吳

幾番禁得銷魂別，尊前黯然無語，隔柳呼船，隨潮解纜，轉恨匆匆。
相聚天寒歲暮，指山影模糊，遠沈烟樹，岸荻蕭蕭，檣枝搖雪，渡江
去。西窗又還獨坐，問今宵酒醒，蓬繫何處，鄧尉尋梅，吳宮步月，
定有新詩堪賦。飄零似絮，恐說與羣鷗，替懷悽楚。綠漲春時，盼來
花外路。

長亭怨慢

正容易斜陽西墜，暮靄沈沈，遠山如睡。雪瀉風篁，凍禽飛下，啄苔
砌。懶聞雙屐，日日尋幽翠，看傍水人家帶暝色。柴門深閉，留滯，

漸潮痕落岸，野柳暗催春意，多情舊雨，等去雁疊牋相寄，恐寄與
讀向梅花，又記起淒涼前事，願載得琴尊橋畔，烏篷重繫。

早梅花

碧雲深，苔徑悄，昨夜春初到，晴光穿樹，忽地香來度，飄渺，卷簾山
影活，隔柳鶯聲少，約提壺共醉，日日向花繞，更誰家芳信早，竹
外斜枝好，冰心仙骨，空谷無人自含笑，東風吹淨涼冷，客立殘照，
憶前遊，嫩寒江岸曉。

逍遙樂

徐蓮舫學博告
歸作此相贈

客指竹西亭畔，一笑抽簪，心與白雲舒卷，新綠籠烟，解纜斜陽，正

及江頭波暖，到門花滿，理琴書，舊雨重來，草堂留款。隨意具盤餐，醉裏遊玩。苔印芒屨輕軟，酒污朝衫不澣。看人對碁局，清晝永，展冰簟，春風在杖履，畫取放翁團扇，何時折梅相寄，山深人遠。

渡江雲

荔庵自皖上
晤言有感

輕裝歸路穩，漫言寂寞，添得卷中詩。只山橋晚竄，返照穿林，冷翠逼征衣。西風馬首，似憐人、柳依依。深掩門，知能卧雪，奈爾鶴常飢。堪悲，直留春去，蕩盡殘紅，是無情江水。莫訴向、團團夜月，定笑儂癡。塞鴻暮雨呼羣急，任高飛、何處栖遲。蘭質素披圖，休染胭脂。

清平樂

題葉

縫裳織手也。學銀鈎瘦，直等妝臺開笑口。春水鴛鴦嘉耦。拈來
且當雲箋，御溝流到郎邊。只此一枝紅葉，不知多少前緣。

鵲踏枝

鈕西農大令寄亦有秋齋詞集索題即用顧兼塘先生原韻書後

海內名山曾到幾，甚滿字怪底臨來未。共讀新詞稱妙技，託意誰

知。多仕秋聲裏，我亦情癡闌角倚。十年舊夢模糊記。

前調

寄懷西農再用前韻

客子光陰閒有幾，紅日烘窗，坐領幽蘭氣。剪雪應將詩卷寄，嫩寒
官閣梅開未。心力懶拋工小技，步屧晴沙，柳醒東風裏。遙夜誰
家長笛倚，畫船烟水分明記。

摸魚兒水邊見送行者悵觸客懷感賦是解書寄西裏

是何人傍流將別，依依情話難已。沙頭柳暝山痕澹，短艇隔橋孤
艤。殘照裏，定料得離愁先與征鴻起。行囊暫倚，看催上船脣，隨潮
挽柁，帆影過前汜。淒涼意，遠送人歸井里。蒼茫還對烟水，春風
若解漂萍苦，不讓峭寒如此。揮暗涕，我亦是天涯憔悴為遊子。登
樓自悔，早誤却年時，竹西亭畔，帶月釣江鯉。

臺城路過舊遊處道感王小崖

新鶯底事招人至，停杯暗吟江賦。草綠黃壚，霜淒夜笛，一片幽雲
飛去。癡情念故，恐化鶴將歸，水邊頻顧。曲曲修廊，淺紅花放手移

樹。簾鈎搖漾落日，記名山有約，聯榻風雨。玉硯都收，紗櫺未換，不是劉郎前度。空留慰語，悵亭館重來，抱琴誰鼓。岸柳垂垂，亂愁同萬縷。

鷓鴣天

水上誰家畫槩搖，人言今日是花朝。三春舊恨東風誤，千里相思烟浪遙。長晝寂，鎮無聊。隔牆吹徹賣飴簫。綠陰簾閣濛濛雨，夢入江南紅板橋。

醉花陰

春陰

已結踏青遊伴信，去住渾難定。懊惱水鳩啼，簾押無風，暗裏香篝

潤 流蘇小帳閒眠醒，道是春將暝。試與啟窗紗，柳色沈沈，襯出梨花俊。

蕙蘭芳引

春暮客窓感懷
用美成體韻

深徑蘚青，客初試嫩寒。春服看水帶殘紅，烟柳蘸波萬綠。燕來絮語，暫伴着開簾人獨。早素琴掩後，疊起龍鬚方褥。彩翼沈雲，孤芳留澗，舊夢難續。正庭院昏黃，誰倚畫樓度曲。車塵盈袖，浪游味熟。華鬢衰，何處自編漁屋。

羅敷媚

山光明滅流雲活，春在冥濛。向簾櫳，清脆鶯聲細雨中。柳絲亂

木蘭子
一五八
裏秋千索，昨夜多風，綠暗牆東。三兩餘花葉底紅。

掃花遊

過廢園感賦用
玉田翁原韻

水邊覓句，入一徑濃陰，乳雅啼曉。曲房窈窕，悵蛛網殘窻，草深荒
活，片片嫣紅，付與東風亂掃。發清嘯，算涼夜月來，還是相照。吹
笛人渺渺，看瘦石玲瓏，立苔孤峭。烟昏柳老，盼香車寶馬，有誰重
到。萬種繁華，終見羣山翠好。境幽悄，問當年占春多少。

踏莎行

梅雨

荷響鏡停，蛩輝又隱，晴陰天氣渾無準。流雲做暝，濕風低粉，痕香
賸羅衣領。潤入桃笙，篆餘宮餅，蕭蕭曾聽烏篷艇。畫橋烟柳夜

迷濛水窗紅顏涼燈影。

詞譜卷一百一十五

詞譜卷一百一十五

一五二

才
子
子
子
子
子

水
口

平光前書致上 饒想未接初昨接不由
休寧書快慰之至 當獲書在城西大陽
邊州屋內寫者 家中甚安亦中元嫂已由
西城遷城內沈巷 各校午後上課迎考考來
吳中似在州屋內 讀考表亦書：上半日來
謗下午到校伊等 遷居紅橋口張：家屋內
典像不久大門改 朝西亦易可使于 照在陽春
已就由因樹步 行到紅橋口隨伊 姪特常來
往日善說堪告 慰也亦用先嫂及 同兒仍
在與代大和來 和隨之亦常川往 來頃檢出

休寧來往信稿本係不手村最近錄其要者
 族向來通信者二人一孝先一錫榮孝先能寫
 信前年已故錫榮最近友字殿臣伊等與信不
 一黃泥村係歙縣廿五區與休寧桶村交界離尤溪
 十五華里華峰公即葬此告示碑在墓左墓葬志字
 号三千樹の零二零の二獻吉号曰可公葬歙縣廿五區黃
 口離尤溪三里墓葬在周字号一千零五零又三
 仲旭公生三子長与三尚存後裔二房在尤溪即錫榮
 一家及秦族の紅羊未劫前秦族与尤溪均有往來紅
 羊劫後彼此不通自民國十二年博九來後始知底蘊

了平身の好中と有念既正代靈母物也墓地並代置
 法宗金秋田十勝敵中兄附先

五) 秦族以前凡有功名身均有扁額懸在尤溪祠內這扁字輩止以閣下指與令弟令郎均為在尤溪祠內上字

溪山尤溪山由溪是鄉村非鎮市距休城四十華里尤溪為休寧東鄉十不都一畝與歙縣交界離歙

城亦四十華里距屯溪鎮十華里八屯溪在休寧鄉位廿邑之中央商務極盛市肆林立人烟稠密号称皖

南第二巨埠九尤溪村面水背山風景絕佳先風所公溪

題詠十幾巨現年卅一歲十七年有子二長茂盛七歲次

茂堂一歲父張早身見背 附表

仲旭公 汝為 汝一翁 汝一翁 汝一翁 家 女一以宏善公再附表

宏善公 — 獻吉公 — 麟宮公即華雲鳳公字桐岡 墓在秦越家

集 純吉公 — 麟游公 — 雲彩公

雲鳳 — 威脩公字鳳山 — 嗣裴公 — 應龍公字聖朝 — 雲彩公 — 祥慈公 — 恩實公

雲彩 — 元祖公 — 六壽公 — 應南公 — 紹慶公 — 錫榮

按以上譜系錫榮當是保仙叔曾祖其人老成公卿

下說年約四十歲尋到他便四處明白美保此

信係十一月九日發訊也一則月廿日美此信到

當在月底未審保仍在家也手此順以

近好暖病前夢接電謂有陳君來此 尚未來

附二 秦州程氏世系表

伯符公為周時受封於程遂祖以

休父公馬周始著為大詞

嬰公晉時立趙道

忠佑公宅諱元諱東晉時歷官新安程氏之始祖賜田

忠壯公諱靈洗忠佑公十三世孫梁時助平侯景之

文季公陳時襲公爵平封忠

南支 仲旭公由漢支

宏善公諱汝

日可公諱獻吉

汝為公

集吉公

北支 羽公始遷河南為

汝玄公

統吉公

秦州程氏世系表

秦州程氏世系表

一六一

(泰州支派一世)

華峰公 諱麟 號 姓 吳 太 夫 人 葬 五 嶽 嶽 巖 黃 泥 村

(三世)

桐崗公 諱 雲 鳳 姓 何 太 夫 人 享 壽 九 十 八 清 領 春 暉 延 景 頴 葬 泰 縣 馬 家 莊

(三世)

風沂公 諱 盛 修 雅 正 庚 戌 進 士 官 都 察 院 右 都 御 史 京 北 府 尹 姓 何 太 夫 人 葬 泰 縣 東 石 羊 鄉

(四世)

綠野公 諱 嗣 裴 原 名 選 青 乾 隆 癸 酉 舉 人 姓 汪 太 夫 人 葬 泰 縣 東 石 羊 鄉

泳思公 諱 嗣 湘

(五世)

星泉公 諱應乾 候選學博 妣陳太夫人 葬泰縣湯家橋

(六世)

香巖公 諱紹英 嘉慶十五年舉人 官教諭 妣朱太夫人 葬泰縣響練莊

(七世)

小鄉公 諱祥芝 優貢生 妣汪太夫人 林太夫人 葬泰縣響練莊

瀛仙公 諱祥璧 道光戊子舉人 妣高太夫人 無子 以子謨公為嗣

開軒公 諱應鍾 官安徽亳州 同知 妣張太夫人

惠田公 諱結安 妣張太夫人 諱無子 以小松公為嗣

呈代直高口重

附泰州程氏世系表

紹煥公 品徽 表候 補從九

小松公

諱祥棟 署四川新繁樂山江津縣 素授知府 銜 他太夫人 生子葆慶 紀太夫

人 生子蓉慶 聯慶 蓉慶 生子 松孫 住成都童子街舊宅

嵇亭公 諱應佐 嘉慶十二年 江

文伯公 諱紹昌 夫人

祥禾公 官福建 典史 曾旅寓台灣

子駿公 邑庠

鶴衫公 諱紹表

韜庵公

諱宇先 道光丁酉 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 夫人 王太夫人 子延張 字秀阜 邑諸生 孫馨 顏

(八世)

典六公 諱恩官
妣張太

夫人葬秦縣
城內稔稼莊

(九世)

峻僧公 諱嵩齡
邑庠生

考授山東巡
檢曾任秦縣
教育會長妣
丁太夫人葬
秦城稔稼莊

(十世)

大文 字天如
北平鹽

務專門畢
業娶吳淑
成已逝續
娶陳秀英
王劍秋

(十一世)

爾良 又名順

爾豫 又名渝

爾井 又名蓉

爾晉

爾謙

爾萃 女

爾坤 女

爾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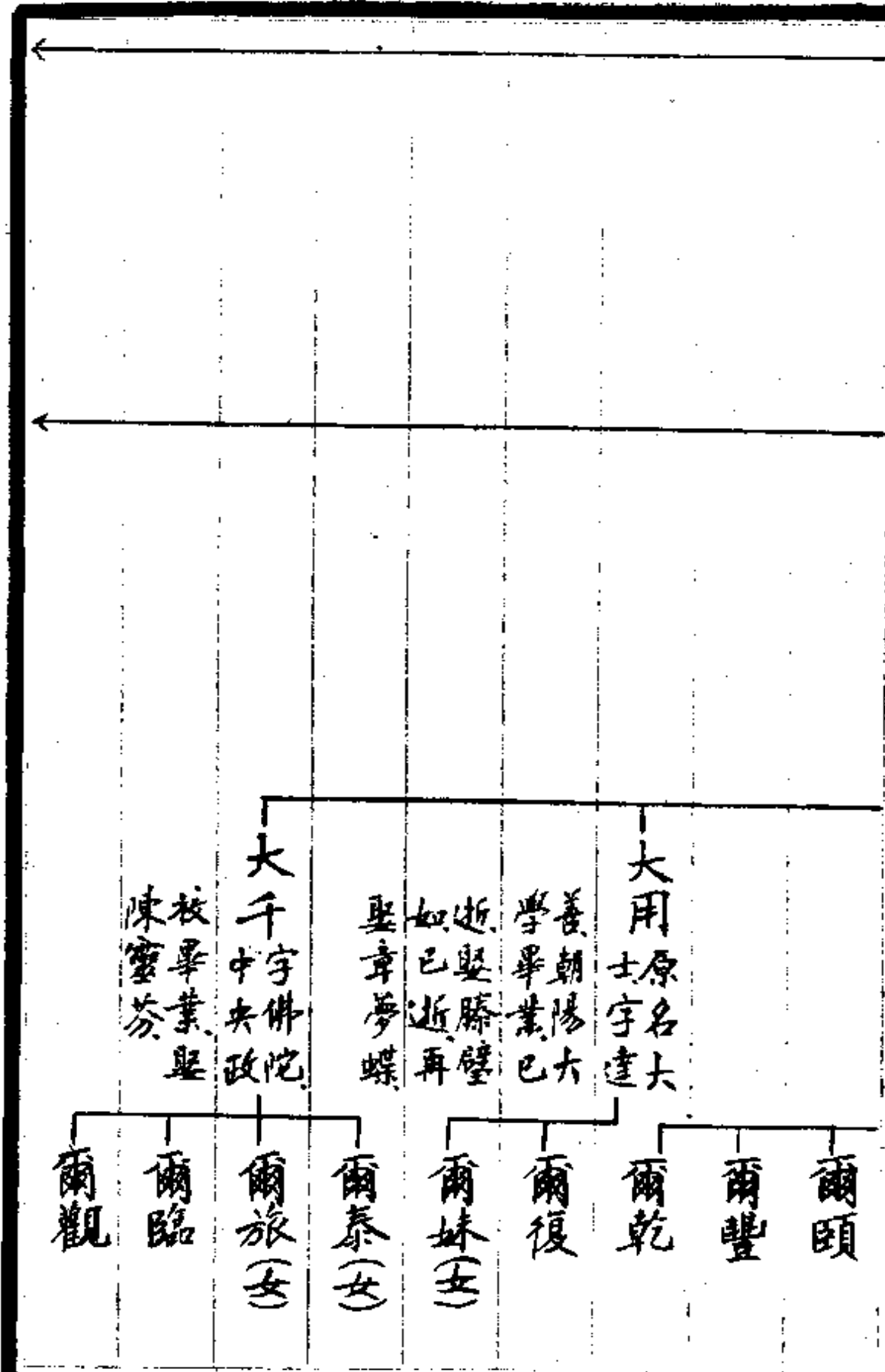
大中 字正子
俄文法

政專科畢
業已逝娶
韓玉英

呈

附秦州程氏世系表

一六五



大用
原名大士
字達

善朝陽大
學畢業已

逝娶滕璧
如已逝再

聖章夢蝶

大干
字佛陀
中央政

校畢業聖
陳靈芬

爾頤

爾豐

爾乾

爾復

爾妹(女)

爾泰(女)

爾旅(女)

爾臨

爾觀

至仁子孫可也

附秦州程氏世系表

字志伊
江蘇學
一六七

公權公諱法鑾
官高等

大尹

字志伊
江蘇學

爾家(女)

(九世)

介生公諱式
已逝

(十世)

大經早逝

大久

大可

大綬

春鎮

春宜

爾恆

爾益

爾震

(十一世)

(八世)

子謨公諱恩洋邑廩生

恩普公亦名恩溥

畢業曾任奉
縣議會議長
已逝

院畢業
鄭培我

爾濟(女)

爾漸

爾寶

度字伯龍

大成字辰如爾升

途字識生

大同

章字叔梅

大治

× 不詳

大名

鏡字勁齋

大本

鵬字博九

大變

附三程公暖僧道作

家訓

化話

所謂化讀孟子且比化者註即知人有化時既化矣何以話為蓋話則有所標準話則事先填重須知人無有不化由化前未留話也話前不留話則子孫未敢輕變俗例以致相習成風以為不如是則不孝其實孝在化前至化後即種種表現已徒勞無益不如守禮盡心之為愈也當此水深火熱之後米珠薪桂之餘踵事增華則乃有未逮概從簡陋則禮或有差斟酌損益求近於古考

察習尚毋沿於今。此在讀書明理者多能道之，而其所以不能行者，由於見到議不到，議到做不到，以致禮亡而俗來，人亡而孝盡，烏乎真矣！嵩書惡也，對於本生父母喪葬從俗，其時去避清未遠也，遭兵荒猶未苦也，今則人窮呼天，世亂返本，不得不議之熟而書以存也。或曰：君未免過為子孫慮，既脫胎矣，豐儉均不聞問，豈不灑脫。余曰：不然，禮從理生，情從理出，理不可不明也。請就各條默參之。

一、生平與僧往來極多，自問無須懺悔，且無須請僧代為懺悔，至於昇仙，尤屬妄想，議以將來不得延僧道於家。

一七七是紀念本於易經七日來復人子思親當於七日。

一俗例延僧念倒頭經七經血盆經受生經均屬不經應革除。

一古祭用帛帛布帛也詩挹布質絲即以布易絲之義用銀始於

南宋錫箔書無傳載當在南宋以後或紙錢稍近古按歐陽修

五代史對於野焚紙錢猶有貶刺當然不能再延紙箔之俗尚。

一每七必祭限子孫分祭之各書祭文主祭者讀祭文其他子孫

司奠飲食不得混合請人一祭。

一祭免樂工樂器按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一算限終七至多不得過一年。

一、供飯須三餐，自當三年，係報本之義，不可簡略。

一、服禁紅禁絲，亦須三年。古者男子皆絲衣，有故乃素服。雖凶事，皆著冠，今則血喪娶親矣。帽沿一白布條，而渾身綢矣。

一、葬前設木主，古人以親生刺血點之，亦報本之義。然臨事未免殘忍，酌由親生用硃代，不必請顯達，記得先嚴即為點，不知

正合古禮。先慈係請仰山先生點，其意自在。

一、脫後上土地廟、城隍廟，原來家中本無，泰俗有之，宜從家法。

一、每七和上傍晚念經，俗禮設錫小瓶，包小餃納其中，謂之燒七，棺旁設差公二位，此等惡俗，應早革除。

一、殮葬祭用吹炮。此封建時代隆重禮節。今縣前吹鼓亭，更炮亭自民國以來早已廢止。既係國民，焉能再用。況烽火之後，心驚膽戰，欲求安靈，尤須慎重。（兩般秋雨盦載李竹隱東莞人，以孝聞。宋末中國喪亂，竹隱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皆被化。及卒，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至今曾城舉殯，必用此樂前導，名曰過洋樂。）

一、脫後不宜動。應俟骸骨全冷，方算脫淨。鎮江風俗，死在床上，不穿外衣，用衾蓋好，仍在房中。俟殮時再穿最合體裁。名山高僧亦然，且用滾水周身洗淨，方著衣服。其理尤通。我秦惡俗，謂須

乘有氣穿著衣服，死後方得，殊不可解，以致溷溺污毀衣服者，有之，甚有既穿轉好，待死不死者，且有衣服穿而復活者，罪大惡極，於此為甚。是宜從鎮江辦法為是。

一、病未革時，即從事剃髮、洗腳、剪指甲，皆惡俗使然，要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載在孝經，既係讀書之家，理應革除。

一、脫時家人不能哭，須知死猶生也，人之初生，家人如何鎮靜，豈有臨死可以喧囂，况靈魂出脫，如產出然，蛾出繭時，方不宜動，不宜響，何況人之臨終，按之佛經，要無掛礙，若家人環繞，情迫靈魂，欲捨不捨，豈不反生阻滯，加重煩惱，無益有損，最宜禁止。

記得我侍 先嚴慈去世均守此法。

一、含係含珠，珠性涼，冀屍不壞，實則既殮矣，壞不壞有何關係。佛家以不壞身為居奇，試問僵蠶猶是蠶也，未必僵蠶即超出蠶之外，此理一明，含殮之含，正可不必。

一、遊子奔喪，更非是身，是父母所分之身，何必奔，惟盡其心而已。

一、柩前幔宜設，桌帷宜有，固然有所表示，且含養陰之義。

一、大門宜表白，喪報宜掛到終七，不但喪側宜有，即分居者，旅居者，亦所宜有。

一、喪報稱子某三鞠躬，孫某三鞠躬，護喪某三鞠躬，不必沿舊稱。

服制

一女六七換飯俗例也。按換飯即奠也。今後革去紙箔加讀祭文。在上香時與前每七必祭限子孫分祭之之意合。

一無須送白布從民國禮。

一無須制麻衣從民國禮。

一子留髮長孫留髮皆報本之義從舊俗剪時焚紙。

一殮以時服三國志多載之可想是兵亂時制度亦不必拘。

一服用藍綢袍加黑綢馬褂內服用布褂褲白與殮以時服義正

合。

一、不得批亮方擇時收殮，殮限二十四小時，至多不得過三十六小時。

謹按此係民國三十五年春，先嚴七十壽辰後預立遺囑，是年冬，先慈棄養，其中即不無因應時宜予以更訂之處。顧大體仍不外乎是也。今先嚴捐館，余以旅外既不能親侍殮葬，亦不詳其禮節，謹泣錄之，抑亦可以供民俗學者研究之參考。

四先大子注錄 民國四十年四月

未化話

既草化話，當然在未化時，先有一番維持家教總籌全面，選定

中堅安定百年後之大計。年已七十矣。不有話在。是謂庸夫自擾。不直接了當。難免輾轉誤會。余回思平生處境。高低凸凹。時時受激刺。即時時造成我之不平。環境使然。毋庸自道。但能福壽綿長者。亦我勉力造成。不假他人。僅賴糟糠。因能偕老。即憑一心。乃獲效驗。今中用。千聯翩來圍。為余生日。樂之極。話之所由來也。况余夫婦。僅存長女。亦乘船由鄉冒險來歸。今日之一堂聚處。慰已過之思想正多。不及此諄話。印各人腦中。更待何時。茲留話如下。

一、余夫婦今後生活及未來各事籌備。歸中夫婦獨裁。中出外做事。即由玉英獨裁。上承余夫婦之一即行。

按玉英係子二嫂姓韓

一寄款寄衣料購辦木材漆一切身後應用之物豐儉聽諸兒籌備完全沒有均聽之中夫婦不得挾天子以令諸侯。

一中夫婦既然受權獨裁宜明白假如上人只生我一人娶我一媳自當責無旁倚並不得存帳以重老夫婦來生罪孽（余一生無帳先嚴亦無帳）

一郵花古錢歸文祖宗上款及親筆歸文畫與圖章歸中俾帖字屏歸用書歸千祖宗著作及余筆墨統歸千。

一因樹園現存雜物各房自理之不得累二老看護。

一田房已經呈報執業應各自理。

一文暫不回來，亦不望其回來。能够老夫婦延長幾年，即理科娶孫媳以供朝夕。

一三代祭祀，此次各人出門，應各抄忌辰，按期照家法行之。

一酬應向由中理，此後仍接續進行，中不得開帳寄出，免生偏議。

一今後余仍擬小館謀生，養余老妻，此輩視為不可能有用不了之錢，即隨便寄我夫婦幾個，無餘款者聽，有餘款不願博一歡者亦聽。中夫婦不得擅作將伯之呼。

一文未回來時，老夫婦未化時，未親接收期間，得由老夫婦處理一切。

一今後發願仍擬備辦一點為諸孫紀念

一、年底購買三畝田，係七十壽紀念，專給家孫爾鼎，稅契款由中代理之，或俟壽餘理料。

一、孫輩依祖父母，外孫輩依外祖父母，均血統人情之要素，其他不在身邊者，不得備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清晨，老峻撰存十四條，如老妻仍別有意見，應再加入。

謹按民國三十五年春，先嚴七十壽辰，長兄大文未及趕回，先嚴頗不悅，是年秋返後，始釋然而。先慈不久即棄

履身後一切均長兄料理從此杜門家居隨侍先嚴迨家園再隔始復遷鎮江今年先嚴捐館長兄等均親視含殮無負先嚴養育之恩幼時最得先嚴慈鍾愛而於先嚴慈養老送終獨不能盡心盡禮讀先嚴此篇愧恨交并其惟蒐集祖宗遺著及先嚴筆墨繼志述事或者其庶幾乎

四兒 大千泣錄並註 四十年四月

二雜著

在賈

兵災水患正愁人，盜匪頻來劫近鄰。
莫怪暮年生計拙，更於何處可安身？

註：(一)賈指賈村，距秦城西北四十里。自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十一月，南京告急，先嚴為避寇亂，率家人遷避賈村。凡

十三閱月，始再返城。(二)此詩係二十七年冬作，其時秋水未退，鄉間多盜，先嚴來諭，有此時鬼水匪三劫均重句，想見鄉居

情形之困難也。

小雪

去年小雪記離園，忙理琴書赴賈村。
避亂聊棲茅草屋，累人且棄

菊花盆，大江南北愁烽火，破篋東西寄子孫。珍重儲藏今一載，不知何日慰歸魂。此時尚未決心回城。

草廬聯

莫笑一家村，(一)避亂詩曾傳杜甫；

相看五柳樹，(三)向榮心頗慙陶潛。

註：(一)草廬在因樹園西南，自二十八年春先嚴返秦城，是年秋，建以避空襲，時城牆已拆，極目原野，風景頗佳。(二)草廬僻處荒郊，四無居鄰，故曰一家村。(三)草廬西牆外植有五柳樹。

草廬被竊

風雪柴門晝不開，小偷乘隙理應該。主人方念青春苦，少年失業者多。

子難禁白日來，甘作跳牆同鼠竊，轉憐遍野是鴻哀，米珠薪桂愁城裏，如此區區直幾枚。

賀雨生內姪完姻

娶妻譬理等移花，得雨生根自發芽，大木將來為巨室，天桃今日賦宜家，物情多驗和耽樂，禮教須知儉勝奢，值此春荒柴米貴，相期努力愛春華。

庚辰夏查封草廬前圍牆城塼感賦并序

蓋聞四聖演易，垂戒剝床，五霸要盟，載書敬老，誠以人窮則呼父母，抱痛切膚，世衰詎廢典型，任陵暮齒，自春雨

明清鼎革時，宮紫玄先生

別墅在洪楊時尤柳村先生小西湖城西別墅在因樹園後築後邈躬方苦不辰當戰雲

江北酣時慘目未知曷已逼近四郊烽火倉皇曾棄故鄉飄零

兩載旅居丁丑八月遷寶後又轉轍轉殊無生趣浣花溪幸來

嚴武獲庇身家祇樹園能仗釋迦大施功德各寺院念佛甚盛鄉鄰均

感化復業歸農劫運能挽回念經拜佛爰自去秋謀野處築屋

三間總期垂暮獲身安課孫五個半耕半讀聊省舟車一冬一

春不蔽風日購磚將及一萬塊且整園牆是地派在五六區拆城

時將埕五區派城南既償實價筆筆記帳本無倖獲之可言担

白米六區派城西担需工方謂堆成之不易良以園从口部周遮不事籬笆正堪

牆嵌門楣，培植皆成桃李，拓荒徑花能安置，無虞牧豎之偷攀。

娛老年心可太平，不慮飛機之經過，何圖鼠雀忽欲穿墻，有似

鷓鴣，猝來毀室。七月七日下午，縣署兩次人來，前似警差，後一刁姓者。老而不死是謂賊。

何堪二豎頻侵，後之覽者見斯文，當念一時難處，楚令尹毀家

紓難，德風宜自上來，佛達摩面壁無言，劫火求從內滅，此地本

無險可守，應參五代史書，長官能竭力為公，自是萬家生佛，惟

禁屠係戒殺，三忽而槍彈聲威，謂築樓可據軍，四何以城牆令

拆，聚之難而散之易，怎計空城，疏於始而慎於終，又將增壘，事

有備者無患，老夫亦本贊同，民不教者輒誅，下吏似稍過激，違

即究辨字樣，詎宜輕寫差條，急何能擇情形，當亦告知民衆，倘
婉言以勸募，誰不樂輸，竟敲門以示威，如擒賊笑諸葛草廬
安隱，何知天起卧龍，時方悲少陵茅屋侵秋，忍聽風號怒虎，吾
道安在，不妨盡撤藩籬，時句如斯，竊恐同歸色礫，有字磚可傳
色乘，幸早搦而藏之，山果壞牆能禦寇氛，雖獨拆亦願也，嗟乎！
夫子宮牆東峙，山方駐大軍，鄰人竹樹後園，亦棲新主，指五柳
宅邊環堵，草廬西牆外五柳樹淵明詎吝去留，抒一家村上孤懷，老杜
寄食一惟形歌詠，謹拈秃筆，聊寄五言，姑藏敝廬，留供一祭，
家村三年憂患餘，日烈中原火，浩劫天概人，衰年身累我，坐馳蓬戶心。

愁起蕭牆內，子山賦小山，及時知計左。

註：購以築圍牆時，適秦城城牆奉令拆除，拍賣城上碎磚，先嚴
堡需磚孔急，於是不分皂白，飭吏征草廬圍牆磚，因樹圍後，
城西草堂故址時駐長江下游游擊副總指揮李長江眷屬，李
好佛，三十九年夏，秦城苦旱，縣令禁屠祈雨，四秦城北門外
有據軍樓，意指築砌防禦，西城磚多有字者，可為考古之據，
先嚴集甚多，以孔廟在秦城東南時亦駐兵。

春前十日陰雨多，偶成一律書示靈堪。

十日沈陰一日晴，初六老夫坐困此新正，既無明月占星象，初七

初八看惟有狂風送雨聲，何日天方回煖燠，斯時我只望承平，眼

看江上雲仍布，門外泥塗不可行。

註：(一)靈媿指四媿靈芬陳氏時隨千旅居江西鉛山是章
之作在民國三十三年春節後先嚴年六十有八

近作擇錄二律使知興趣尚佳錄示靈媿咏之

芋苗豆腐熱湯煎，飯罷無聊一桿煙。水煙筒被賊竊去久吸旱煙矣案上蟀响催

熟睡，帳中蚊鬧不成眠，因思今晚如弓月，當在明霞散綺天。假寐

片時秋意足，半窗斜照晒新棉。八月初三午睡

清初江上尚烽烟，水繪名園宴閣天，舊雨中秋留紀念，今宵無月

怎安眠，棉多濕果花將爛，黍半生芽粒不圓，聊與諸孫開話匣。北

謂留音機，日話匣兒高歌低唱當湖船。中秋無月，用冒巢民先生中秋竟夕雨原韻，并思其况

近作書寄長孫時一九五〇年六月三日

手拈秃筆日抄書，(一)知止方能定所居。欹枕朝慵心繾綣，背燈晚坐體安舒。厭聞街市行人語，姑任家園笑我疎。(三)南阮貧居猶足樂，幾回午餽啖鱒魚。

註：(一)長孫長兄大文長子爾良。(二)先嚴第六孫也。時隨長兄住鎮江。(三)先嚴寄爾良函，這時我抄的書係清初春縣王孫

勝志亭隨筆已抄成一本，還有一本未抄妥。我抄書不勞心，係尋樂不煩神，係遣興望你們放心，且係無事方抄時。先嚴年

已七十有四，(一)家園指因樹園，乃先嚴二十年慘淡經營之宅第。曩時花木扶疏，頗負盛名。抗戰以還，頻遭兵燹，日就荒蕪。

三十八年沿江臨後，三兄大用攜眷自九江歸。先嚴以因樹園地過偏僻，乃委諸三兄。幸孫輩遠居域中，南阮家巷老宅依

二兄大中仍時
一過因樹園

庚寅重九岳阜登高(一)

七四衰翁嬾不堪，何心來訪舊詩龕。
三孫散學欣同伴，（二）九日尋僧果在庵。
（三）謂讓乘興登高躡石上，隨緣入座話江南。
西門落日天

風起策杖秋山畫境參。

滿城蕭瑟近新霜，禾黍豐收樂四鄉。
蒼老山腰多子黑，菊開洋種少花黃。
連年苦戰伊胡底，佳節重陽已若忘。
今幸天晴歸縱晚，經聲猶聽禮空王。

註：（一）岳阜，即岳墩，在秦城西，累土為阜，阜上有祠，祀岳武穆王。
（二）故名。（三）三孫，指二凡諸兒。時均讀於城西，時敏中學。地近岳墩，（四）讓之，泰山禪寺住持僧，寺在岳墩側。

庚寅十月初四

終朝南阮（一）樂優遊，安問棲居不浪舟（二）。少子生離三載近（三），老妻死別四年週（四）。故園松菊皆塵夢（五），破架詩書亦贅疣。自慰猶欣姑母在，壽過八十八春秋（六）。

註：（一）南阮，即秦城南阮家巷，為我秦程氏舊居。清廷頒授春暉延景額，即懸此舊宅內。（二）不浪舟，因樹園小樓內懸此橫額。

先嚴慈居此最久。（三）予於元第行中，年最稚，自歸省後，即以時向關係，未能再返，曩時每歸，先嚴必語予曰：

丈夫愛憐少子，想見懷念之殷。（四）先慈歿於十月初四日，是章之作蓋悼念先慈也。（五）先二世祖妣何

太夫人，壽九十八時，三世祖風沂公官京北府尹，孫曾皆成名。清廷迭有褒揚，賜南陔松菊園，猶珍藏因樹園中。（六）祖姑

母適城北陳氏，先祖胞妹也，時猶健在。

四兒
大千恭輯並註 民國四十年四月

牙
日
牙
日
牙



一
九
四
一

附四程公峻僧暨丁太夫人行狀

程公峻僧行狀

先嚴諱嵩齡，字峻生，號峻僧。祖籍安徽休寧，先世避洪楊兵燹，遷泰州。傳三世祖風沂公，以進士官京兆府尹，始入泰州籍。其後皆登仕版。至先高祖香巖公，以孝廉挑知縣，不就，改授教諭。先曾祖小節公，食廩餼。先祖典六公，一生困頓場屋，不事生產，家道中落。生先嚴兄弟三人，先嚴居長。先祖課先嚴最嚴，責望亦最殷。而先嚴州府試前列，院試屢懸牌，不售。迨後入庠，科舉旋廢。嗣應宣統己酉科考，授巡檢，分省山東。復以親老家

貧不果行，仍歲賴館穀膏火以餬口。

先嚴年二十一，先慈丁太夫人來歸，時隨先祖父母居秦城稅務橋東。先二叔介生及三叔公權皆年幼，先慈順志承歡，撫視兩叔，相夫持家，咸有禮法。翌年生長姊蘭如，繼生長兄大文，二兄大中，三兄大用，食指日繁，而艱苦亦日甚。先嚴計非樹穀樹木，樹人無以維生活，於是稅居城西南稔稼莊，與躬耕畝畝。是年生先二姊蕙如，繼生大千，時先嚴年已三十有九。

自民國改元，政體丕變，先嚴即膺地方民選，致力社會事業，

歷任地方公益員、參議員、縣農會、教育會會長，及教育局、水利會董事，遇事熱心負責，耿直敢言，凡地方公益事業，莫不銳身已任。民初江北大水，先嚴代表地方人士，出席會議，協助政府防水導淮，其後奔波裏下河各縣，調查水利工程，雖備極辛勞，而貢獻獨多，至今猶為鄉里所稱道。民十六年四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孫傳芳殘部激戰於泰城東郊，革命軍轉進江南，孫部入據洗劫全城，一夜之間，吾家被掠凡十六次。先嚴以飽受驚恐，難禁創巨，遂從此退隱林園，耕讀自娛。民二十年，淮水再泛，應地方人士請，協助防災，凡有建議，輒為當局所接納。

先嚴生平不治恆產，惟嚴督三叔及吾兄弟四人讀書，嘗謂能教成一個人，即是一份產業。又謂讀書必須赴外埠，始能養成獨立創造精神。故長兄年十四，即命負笈揚州。此三叔及吾兄弟四人所以能相繼完成專科以上學業也。當民十六年，吾家被劫時，大千年方十三，讀於縣立初中，劫後家徒四壁，不得已輟學。先嚴親課大千，讀四子書，凡兩年，始再續學。今日大千所以尚能泣述先嚴生平事蹟者，類多於此時庭訓得之。

先嚴自稅居稔稼莊後，即闢地五畝，建草屋三椽，額曰野趣。時距大千出生尚一年，其後陸續擴展，鑿池塘，疊山石，植花木，圍棘

籬檢 先叔曾祖小松公手書因樹園三字，勒石為顏，蓋取漢書
因樹以成園之義。迨長兄學成，服務金融界，家境稍紓，次第為諸
兄授室，乃益拓所居。時 先祖已謝世，葬因樹園前，因築小樓南
向，曰瞻樓，所以望 先祖廬墓也。復迎春 先祖母，平昔時花植
木，藝菊尤多，選擇既精，新種禱出，每以淵明先生自況，遠近咸欽。
抗戰以還，頻遭兵亂，益以年高，精力不逮，遂日就荒蕪焉。

民十一年，先祖逝世時，先嚴守禮盡哀，七中搜集 先祖
遺稿，都成一秩，曰藤花閣詩存。自是整理先人典籍甚多，并編有
程氏家乘，於是追溯本源，心儀徽歛。民十二年，先堂叔搏九服

務休寧，獲展拜近族。民二十九年冬，大千以業務之便，行次皖南屯溪，謁宗祠，掃祖墓。先嚴益殷嚮往，乃抗戰勝利，交通梗阻，竟未能償此心願。民三十五年春，先嚴七十壽，大千由滬上返里稱觴。先嚴檢付手編城西草堂詩史及吳州四程詩文集，均先後印成，携歸分贈親友。先嚴心焉樂之，復囑續印高曾遺稿四種，卒以時值多故，未克成書，彌深懷疚。

先嚴好讀書，喜集古，收藏甚富，有所好，典質必償。於歷代錢幣考據尤豐，著有獲室泉幣考、獲室詩文存等。寫日記，近五十年未嘗一日間斷，吾兄弟每於歸，有時必讀之。晚年與之所至，輒筆之。

於詩，多為性靈之作，無意求工，而天機超逸，格律自高。抗戰期間，曾有民族詩，其甚多，散載日記中，惜俱尚未能整理付梓。

先嚴性剛直，富毅力，嘗集句題因樹園門楹曰：教兒孫識廉恥字，居城市有山林心。曩吾兄弟多在外工作，先嚴函諭督責，類多以此相勗。當抗戰初起時，長兄隨政府西遷，念高堂垂白，欲迎奉避地，後方堅請弗獲，惟趣長兄速行。民三十一年冬，大千自後方喬裝間道歸省，先嚴責以勿戀雙親，并促三兄隨赴內地，為國效力。民三十七年冬，泰城將陷之前夕，復囑長兄至南京，傳語勉大千，專心國事，毋以老親為念。曰：有爾大哥在，爾可以放心。

去矣。終先嚴在日，雖敵偽先後據我邑，得以栖遯衡門，老病避世，猶復嚴督三叔及在籍諸兄，恪守廉恥二字，用保家聲。

先嚴自民初奔走水利建設，以不避風雨，積勞過甚，患氣管炎，致影響健康，其後先祖捐館舍，民二十一年，先二姊蕙如歿，民二十三年，先祖母繼逝，先嚴迭遭變故，哀痛逾恆，抗戰期間，復受敵偽壓迫，幾經播遷，并曾一度被劫匪以槍托擊腰部，一度渡河落水，從此病根深植，民三十五年冬，先慈棄養，先嚴老年喪伴，傷感益甚，時咳且喘，惟聰明不衰，精神矍鑠如常，年七十七以上，猶能作蠅頭楷書，間嘗課諸孫讀，并為說先世掌故，吾兄弟

每覩分甘繞膝情狀，固常私幸。先嚴之能帶病延年也，乃大陸全部淪陷後，共區人民生活日非。今年二月七日夜，先祖父母暨先慈墓地，為宵小所掘，盜取墳中箔灰，化錫牟利，翌晨先嚴聞訊，以先祖父母德重鄉里，先慈一生仁厚，橫逆之來，彌慨世難，高年經此刺激，憂損天和，當晚遂卧床不起。雖經延醫診察，熱度并未增高，而哮喘時發，睡眠不寧，纏綿兩旬，迄無起色。延至三月五日上午，竟棄吾兄弟而長逝矣！

大千旅寓在外，三月二十七日適逢先嚴七秩，晉五壽辰，是日方擬率兒輩為高堂遠道致祝，乃長兄寄函忽至，遽聞噩耗，痛

不欲生，豈冥冥之中，先靈有知，不使居凶為慶，有乖舉措乎？憶先慈素養，大千旅次中原，未及親視含殮，今先嚴溘逝，又復遠竊海城，遙望家園，魂神飛越，而雲天相隔，不克星奔，生不能盡養，歿不能盡禮，終天之恨，永無贖期，天乎痛哉！

四兒 大千泣述 民國四十年四月

仁丁太夫人行狀

先母丁太夫人棄養後，家嚴以先母事上教下，佐操家政五十年，甚願彙叙艱窘，留傳後世，奈年逾七十，方感分飛，何堪回溯，乃命不孝大文等就聞見所及，粗舉崖略。

吾母天性厚，志願大，決事果，耐勞堅，幼為先外曾祖步衢公所鍾愛，常謂吾母若非女性，必大顯科名，蓋外曾祖以邑諸生精命理，推定吾母生造有大丈夫氣，後必旺夫旺子，年十一，受禮聘，十九歸吾父，時余先祖父母在堂，吾母順志承歡，無微不至。翌年，吾姊蘭如生，吾父州府試前列，院試屢懸牌。

不售家無恆產僅老屋數椽舊書滿架歲賴館穀膏火以餬口吾
母除日操井臼夜勤針黹外仍奮勉焚膏以佐讀迨吾父入學
後連生大文等四人生齒日繁而艱苦亦日增吾母之志向遂
因之而改進計惟樹穀樹木樹人不憚躬親勞役以補吾父教
薪之不足時吾父應己酉科考授巡檢赴京分省吾母則簪
環質盡窮乏無告仍勉強圖售食糧以濟逮及黨風大作長安居
大不易歲暮歸來而室罄囊空吾母則百計勸勉處之淡如
民初改元政體全變吾父在籍應地方民選得致力於社會
事業俾無內顧憂者賴吾母率大文等日則督工耕種於畝畝

之間。夜則篝燈課子於蓬華之內。衝寒冒暑。無一息安。卒使大文等兄弟四人。得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各任各職。一心為國。皆吾母堅苦卓絕之精神。有以致之。直至逝世前一月。始親將領種桑田。完全放棄。其一生工作毅力。固視數十年如一日也。猶憶天文等讀稍懈。吾母婉諷之曰。我當皮馬褂。畜八哥兒。不叫則身冷不耐。又喂蠶至夜分。身升四層箔上。忽傾到地。胸破血流。而次日之喂蠶如故。次年之育蠶益盛。至今遺篋存絲。猶繫一組一組者數百兩。道遠飛歸之兒媳孫男。均獲親睹。吾母之手澤常存也。

吾母待人寬厚而處己極簡略。每朝無食至午冬無米食。齋自恃體氣素健。生大文兄弟姊妹六人。僅慈如將出閣。餘均教養成人。婚嫁完畢。迄老仍撫育諸孫輩。督令赴中小學。風雨不愆。寓屨屬於溫和之中。而使之不肯離膝下。病革之前一年。猶代諸孫鋪棉袍。橙褲各數件。並不假傭媪。自壬戌。先祖父歿。甲戌。先祖母歿。吾母在妯娌居長。除侍病時。督理醫藥。盡厥婦職外。至大事臨前。格外鎮靜。內外諸務。井井有條。能令吾父及吾叔等得在心。辦理喪葬。竭厥哀誠者。實賴吾母籌助。迄今戚里道及靡不交稱賢孝者。何辜值令丙戌。竟殃及吾母也。

回想二十六年秋，抗戰軍興，大文隨政府西遷，竊念高堂垂白，欲親奉避居後方，堅請弗獲，瀕行，勉大文曰：「國難一日未寧，毋以親老為念，此間臨江，不可久留，兜趣行矣。」次年，戰禍蔓延，攜諸孫，避避賈村、蓮花池、西壩等鄉。吾母往返奔走，跋涉為勞，三十年二月，一再城隘，吾母吐血，猶憐恤未虜，去散兵，慨助衣食，盤川以盡，人道時，城中秩序紊亂，閱二十餘日，而紛擾驚恐，眠食不常，夜遭搶劫，而晝遭鋸樹，蓋不堪其虐矣。迨三十一年十二月，大千化裝歸省，吾母仍責其應專心國事，不得以在籍，雙親為懷，並促大文隨赴內地，為國盡責，以吾母一女流，其思想之正大，觀

念之準確守經處變之果敢非負丈夫氣曷克臻此

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大文等均以職責在身未敢擅離

奉吾 父手諭恆以兩老平安康健相慰大文等私心竊喜以為

春暉方永也九月四日偽軍營部強佔住宅堂上堆子彈內室作

拘留閉門毀路無惡不作至次年一月十日方他調而吾 母煩

極矣據聞遶走之夜因樹園四週皆火吾 母在外照應徹夜不

眠寒入腹臟病根潛伏十三日大千甫携眷由杭歸省大用由四

川內江携抵漢口二月五日回里適逢吾 父七十壽辰大中又

由常州回里吾 母與儿媳孫男女輩歡聚一堂允宜却病延齡

夏初大文因赴京述職之使，亦由蓉飛都，轉道還鄉，歡侍二十餘日。正因親老呈准調京任用，旋即逆返，趕辦移交。秋九月，挈眷東下，並分運原配吳淑咸旅櫬在途。甫抵家門，而吾母已卧病在床。然見兒婦與諸孫，猶勉振精神，抱第十小孫坐腿上。至是而吾母平日所期望之苦心，方全慰，而所身歷之環境，竟病而不克復起耶。

綜吾母一生，早年佐忙科舉，中年努力耕桑，晚年橫遭離亂，或為搶掠不遂，即遭打，或因言語不通，即遭罵，甚則向阻滋擾，反遭威逼，欺凌以吾。母與不守紀律之武人相值，致忍無可忍，而

病根深伏，沈疴莫起，實此之由。秋後腹瀉，繼之以嘔，體溫時高時平，語言神智雖如往昔，而氣力日就衰弱，飲食日漸減少，雖請中西醫師診治，終無起色，可望延至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竟棄大文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

以吾母典質濟人急，解衣恤人寒，推食供人乏，分金成人美，時憑數語立排眾憤，或得一言立決群疑，無論鄉里親疏遠近，多身受能道之者，無待大文等瑣屑陳也。是宜多福多孫，與吾父山林偕老，享壽期頤，俾大文等得遂烏私，常依愛日，豈非幸事，奈何無甚疾病而終，臨終不遺一言，大文等百思莫獲，惟抱憾終天。

罔知所為天乎痛哉

不孝兒 大文

大中

大用

大千全泣述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

皇太后聖訓

冊程公暖僧暨丁太夫人行狀二二三

香上ニクニク

三

1118

附五祭父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五日，恭逢吾父六虞之期。四先大千旅寓在外，不克參與家奠，謹以香花素酌之儀，遙祭吾父之靈而言曰：

嗚乎！天胡不弔，既奪吾母，又復奪吾父，以去耶！

溯吾父之生也，當遼清末葉，值家道中衰，雖奮志讀書，而遭時不偶，初入邑庠，科舉旋廢，迨考授巡檢，分省山東，承先祖父命，曰：家貧親老，毋遠行，於是絕意仕進。時吾母已來歸，吾兄弟姊妹相繼誕生，食指日繁，生計日艱，吾父膺地方民選，服務社

會遂與吾。母躬耕畝，樹穀樹木，仰事俯畜，食貧自樂，兼讀吾父所為日記，記吾之生曰：「生之日，即有人送錢來，生之月，家用無匱乏，姑誌之，以驗將來。」今斯言雖無徵，而吾父母當日艱苦之狀，與鞠育之恩，概可見矣。

吾年六歲，吾父命入小學，十二歲入初中，翌年北伐之戰，吾家遭孫傳芳殘部洗劫，屋舍蕩然，不得已輟學。時吾父已退隱，乃親課吾讀，口講指授，剖釋精微，並為說先世為學立業之道，於經史諸書，尤重孟子及春秋。曰：「此二書多經世之學，可為爾今後立身報國之助也。」蓋吾兄弟四人，惟吾親承嚴誨之時最久，所受

培育最多。吾父期望之意亦最能來。你在一、文二、用三、中四，此就天資已近四十，而志業一無樹立，既無以乎。吾負吾父矣。

吾父於吾兄弟姊妹最鍾愛。一滿、雁、肺疾。吾父躬調方藥，卒不。十六歲讀書外埠，每寒暑假必歸。交通梗阻，久不能歸。時吾邑淪敵，之苦。二十八年，吾轉業東南，旅次。

父手書引陸放翁詩，未能免俗，予嗟老，豈不懷歸，汝念親，於是歸志遂決。迨三十一年冬，間道返里，蓋違侍已六年矣。其後復出，直至抗戰勝利，始自杭州返，而以所事有程，歸亦小住，軌行三十五年冬，遭吾母之喪，益感侍側之日少。古所謂孝子愛日之語，誠有謂而言之也。憶曩日返里時，戚友有邀宴叙者，吾必婉謝之曰：吾歸所以省吾父也。以多承色笑為宜，未遑作酬酢。吾父於吾歸，必親携筐赴市，選購有蔬，以食吾。年七十以上，猶如是。食則望吾能快意，哺啜為樂。吾每狂啖，以博親歡，嘗因之腹瀉，於夜潛服藥片，為吾父所見，哂曰：癡兒殆貪食逾量耶？嗚乎！吾今復何

歸耶歸而誰復以美食食吾以癡兒哂吾耶而今而後吾無復能快意狂啖矣！

憶民十九年吾畢業初中適病麻疹期月始愈擬赴揚州投考省中吾父慮吾體力不支親送之維揚寓綠楊旅社試後復携赴鎮江作金山遊住吾三叔處榜發之日晨起潛與三叔出外購報紙知已錄取然後歸而告吾蓋恐吾病後難經失意事也三十二年冬吾因公務自東南赴渝檢查體格知染有肺疾吾父聞訊趣書囑吾靜養曰養生之法第一性勿燥飲食後常須安眠又曰閱爾來書謂一則事業前途從此無望一則際此生活尚須講

求營養我惟向你說看破二字要緊要緊看不破便錯了不過二者均要退一步看便知均屬身外去年秋吾偶患瘧吾父寄書長兄猶惦念吾有書來否蓋吾父聞吾病必戚然憂之嗚乎今而後又誰復念吾病痛耶

初吾畢業政校校方發實習賞法幣三十元吾分其二十以寄吾父旋得吾父覆書曰此千貳銀俸與我相通之始也蓋吾父喜吾學成不禁形諸筆札矣顧吾父於吾兄弟從不言困苦雖吾兄弟先後服務社會而吾父仍日偕吾母耕織自給每語吾兄弟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實不肯以家庭負累吾兄弟

也。去年友人自南京來書謂吾父生活甚苦。吾趣函吾父告以卽匯款家用。吾父覆書曰：我向來沒有向外邊人說苦極。及款匯到。長兄自鎮江歸。親送吾父。吾父色然喜。今年春。方擬再匯款祝吾父壽。未匯出而吾父病矣。而吾父逝矣。而吾父訃音至矣。烏乎。吾豈料去年匯款竟成吾父與吾經濟相通之終極耶。更豈料去年吾父來函竟為致吾家書之絕筆耶。民三十五年春。吾父七十壽。吾歸自滬上。為吾父稱觴。讀吾父日記。頗多撫時感事之作。因請於吾父。擬為整理付梓。吾父乃別取城西草堂詩史。囑為鐫印。曰：吾生平著作。尚待整

理爾既有心，可先以此付印。此中有爾先曾祖小鄉公等唱和詩，嗣復檢先叔高祖文伯公等遺作，輯為吳州四程詩文集，均於三十六七年間先後印成，携歸分送親友。長兄復樂為購紙，囑吾續印先人遺著。吾父因再檢高曾遺稿四種，交吾携赴徐州，以原稿係吾父手抄，因倩人先繕副本，期保手蹟。嗣徐州局勢劇變，幸將副本帶出，印事遂中輟。自是輾轉流離，迄未獲償此願。每讀吾父手書遺稿，四種叙曰：他日印成，滿載歸來，自是娛親一種辦法。烏乎！吾竟無以娛吾父。今吾父逝矣，縱印成是書，吾父其知之耶。

先是民二十六年，吾之婚也。吾父實主之。秋，吾隨政校避廬山。吾婦於重陽日生女。吾父命名陽春。吾未之見也。迨三十一年，吾返里時，陽兒已六歲，向依吾。父母膝下，最得鍾愛。及吾婦隨吾出，吾母留陽兒，兒亦不戀其母。勝利後，吾再返，兒已漸長。成吾父教之讀。嘗寄吾書曰：鮪魚鱸豆鶯桃貓頭筍，正到好時，未嘗不念及也。惟多給陽兒恭代，何如？於以見吾父因念吾而鍾愛陽兒，尤為逾恆。及三十七年，吾最後一次歸省，吾父嘗語吾：陽兒祖母逝後，長隨祖父，究多不便，爾可携同外出，但毋強之聽其自作主張。兒知吾父意，仍依吾。父膝下，吾固不忍強。

恐重傷吾 父心也。憶吾 母逝時，兒才十歲，哭吾 母慟，今此
年十五矣，吾 父之逝，吾知兒哭之必更慟也。嗚乎！兒其能為吾
守禮盡哀乎？

吾 父早年患氣管炎，迨二姊夭折，常鬱鬱不樂，於是病益甚，
抗戰以還，以敵偽匪交迫，憂勞過度，病根深植，猶憶民二十九年
五月咯血，七月寄吾書曰：你祖父民國七年吐血，延至十一年正
月即去世，暮年的血，確非比從前，告知你，怕你煩，待全好，方披露，
你是最小的兒子，從此宜知警也。嗣吾每歸省，見吾 父雖精神
矍鑠，聰明不衰，而鬚髮皓然，老態益甚，心竊憂之，願吾 父能養

生嘗寄書曰：我惟有衣服飲食一切格外謹慎，自己對自己一刻不能疏忽。以是吾兄弟旅外得稍安心。嗚乎！以吾父之豁達，宜可以帶病延年也。詎意大陸橫流之會，竟不容和神養素克享期頤乎！

吾父之病也，吾先未有所聞。三月二十七日，適吾父七十，晉五壽辰，方擬率兒輩遙祝，乃長兄寄函忽至，始悉吾父於二月七日聞吾先祖父母及吾母墓地為盜所掘，當晚即卧床不起。以吾父之剛直，遭此橫逆，知吾父憤慨之必深也。乃際茲末世，既鬱不得申，於是吾父病矣。寢且病重矣。雖延醫診

察熱度並未增高，乃延至三月五日，卒與世長辭矣。嗚乎！盜雖不殺吾父，而吾父死於盜矣。吾兄弟從此無父無母矣。嗚乎！痛哉！

讀長兄函，知吾父於二月二十四日夜猶語長兄曰：「去年寄爾轉寄爾四第一張我和陽兒照片，不知已否收到。此為我最後一張照片，此後他們看到，一定更傷心。」長兄婉請善為養息，渡過難關，將來總有團聚之時。吾父漫應之曰：「我未嘗不作如此想。嗚乎！天胡不弔，竟不能假以歲月，俾及睹時清，而吾亦獲稍盡子職乎？吾從此不復能見吾父矣。」讀吾父遺言對吾父遺容。

聲音笑貌如在目前，後此吾之生也，將何以對吾父，更何以報吾父，烏乎痛哉，烏乎痛哉。

吾父其有知耶，其無知耶，烏乎尚饗。

オ
イ
ス
ス
ス

二
三
四

附六重印後記

民國三十五年春余承先嚴命繕印城西草堂詩史翌年書成復承命繕印吳州四程詩文集又翌年書成適先嚴七十晉二壽辰余自徐州攜歸為堂上壽先嚴莞爾色喜時長兄大文在側請於先嚴續蒐先世遺著並整理生平著作為次第剞劂之謀購儲紙張由長兄任之刊印之責則委之於余余固樂任而不辭也先嚴因檢斯編授余囑余繕印

先是余服務鄭州接辦大陸印刷所主事者王君依中襄所印城西草堂詩史及吳州四程詩文集皆依中助余董其事迨余到

徐依中亦率大陸同仁易地相從。三十七年，余攜斯編返徐，商諸依中。先倩人謄繕副本，期保先嚴手蹟。夏，余調南京，委印事於依中。秋，依中以印成首頁樣張及星采吟艸原稿寄余，余乃轉寄先嚴。旋得覆書，方擬囑依中即為排印。詎料入冬以後，徐州局勢劇變。先嚴手編浣花軒餘課、餘生閣詩鈔及烟波漁唱詞，均不知下落。次年春，依中間關抵京，始將副本攜出。家珍世澤，賴以薪傳。固余所深幸，而依中之惠我實多矣。依中以余介至蕪湖工作，中途覆車，傷重不治，為營葬於蕪湖東三里。非命短世，誠可哀也。

既而南京撤守，余歷經滄，集必携副本以俱。顧印事乃因此，寓守禮，痛自懺悔，晷日客遊，凡五年間，積累盈尺，為之檢點，編秩，更出斯編，益以先嚴遺像，印書後，所以完成遺命，期贖前愆。追念先嚴生平，編著甚多，詩文集及程氏遺稿四種外，余存先嚴履室詩文存，履室錢

變後廿餘年來聞二兄大中三兄大用已先後謝世僅長兄大文
遷居江南家園景物全非凡此編著是否散佚無繇得知而余曩
所印吳州四程詩文集亦未能隨身携出近始由尹弟在友人處
覓得遠道寄來二十五年不見此書乍睹之下如獲拱璧於以見
際茲亂離先人手澤之保存良非易易

憶余於二十九年冬旅次皖南曾訪渴族叔曾祖錫崇由其嚮
導前往篁墩展謁程氏統宗祠世忠廟參加由溪（在屯溪東十里）
俗音牛坑支派祠堂祀典並赴黃泥村祭掃先世華峰公祖塋
當時情景至今猶深印腦際惟今日手頭所存篁墩資料僅重修

統宗祠世忠廟徵信錄一冊其餘已不復在追懷先世弥滋悵惻之情

今年三月二十日農曆二月二十日為先嚴百歲誕辰距先嚴逝世已二十五週年余與子女既分別寄居異地孫輩且將為異國籍而長兄六文及長女爾泰又復音書難詳海天遙隔引領先嚴慈廬墓殆不知草深幾許爰將前印城西草堂詩史吳州四程詩文集及程氏遺稿四種重付影印並就余手邊資料與記憶所及加以整理彙編為管墩祠廟圖片先嚴慈遺像遺墨泰州程氏世系表先嚴家訓及雜著先嚴慈行狀及余祭父

李自道才日秀

二三四

文等附印書後所以彰先世遺澤追思罔極垂示後昆永留紀念
抑亦可以為地方文獻之徵歟

江蘇泰縣程大千謹識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